



第一擊

亦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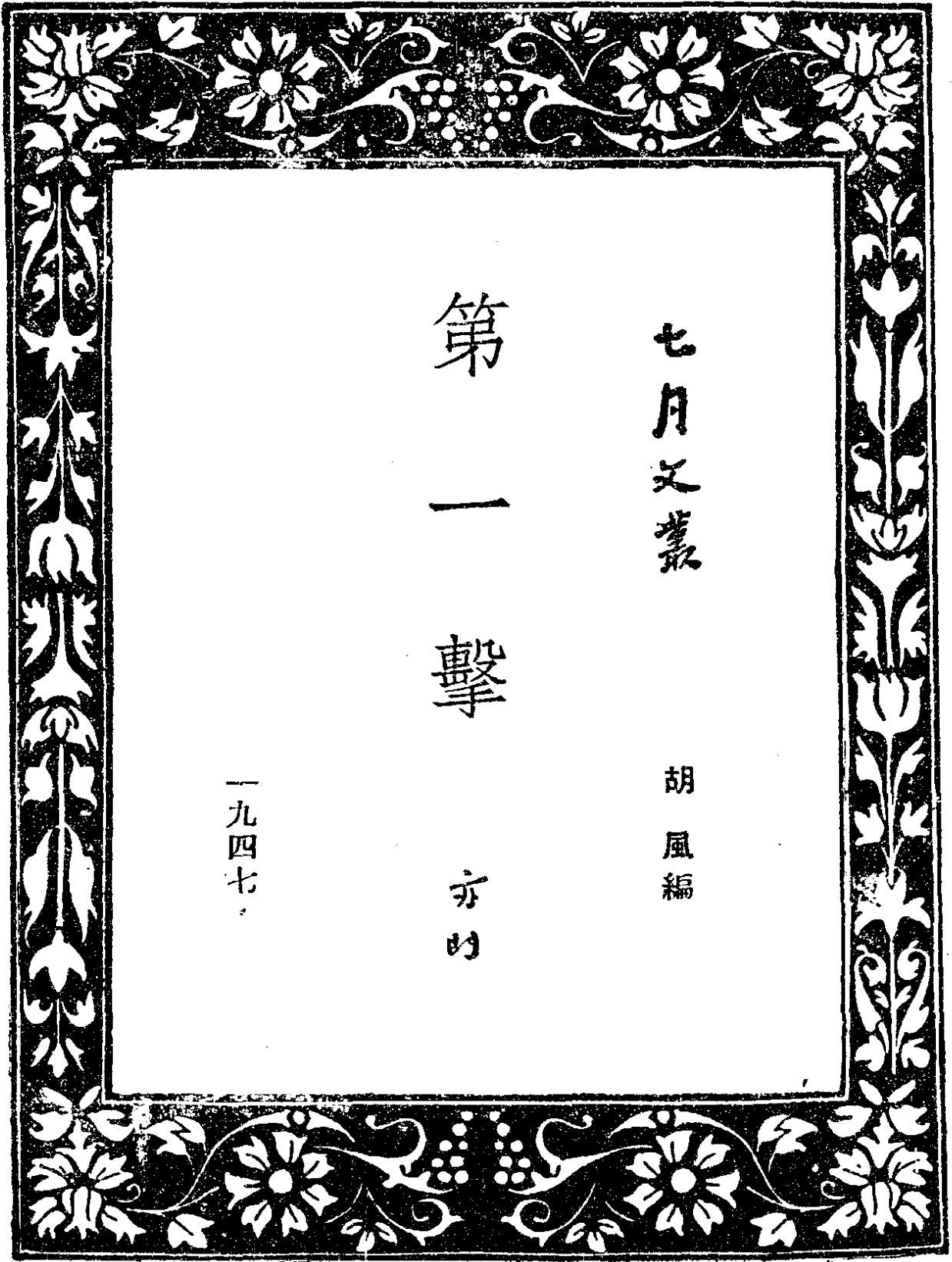
七月文叢

胡風編

第一擊

亦時

一九四七



摘製莊言木刻作封面

前記

這是第一擊。民族解放戰爭底第一擊；和我自己底第一戰。

這是有偉大的人民熱情在內的。這戰爭，說是被領導了，是無異對於這一熱情的污蔑和篡奪的。祇要看以後，這一熱情就迅速地消逝了的事實，一切就都明白。

但是，人民熱情並非全面消逝；在若干地方牠是更瑰麗了；僅僅在我們這個不幸的領域之中牠才不再存在了，豈但不再存在，簡直不許存在的。

這也不需要其他的證明，我祇要告訴大家：這書，這民族戰爭史，這人民熱情花朵，兩次，在桂林和在重慶，都被剝奪過出版權；彷彿是在日本出版一樣困難。

這書是媽媽看過的，所以作為獻給她的寸草的心。媽媽底靈魂是慈愛、無我、堅忍的。殘酷的人和人事終於迫她過早離我們而去了。我要以對她的痛悼和感激使自己立住；負一切責任，作一切戰鬥，至死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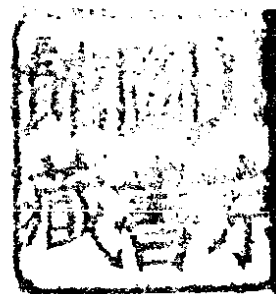
亦門 一九四六，五，五，夜午。

目次

開北打了起來·····	一
從攻擊到防禦·····	充
斜交遭遇戰·····	三
附：我寫開北打了起來·····	一五

閩北打了起來

從東亭到安鎮是十公里。因為愛惜皮鞋，我腳上穿了一雙破舊的，不時有沙子之類從鞋底磨穿處鑽進來，瓜絡的鞋墊也碎成一片一片刺腳的東西，不怕走路的人到了這裏也祇有一肚子的咕嚕了。課目是靜肅行進、連絡法、受敵探照時之處置……遠處有乳白色的手燈光緩慢地移動着，反覆探照着馬路底彎曲處，一下給馬路左側高大的屋影擋住了，一下又從濃黑的樹林中透出來。滿天的星，滿田的螢火，滿耳的蛙聲，反襯着這無光無聲的人流。停一下，又走一下，一個個蹣跚的背影。偶然，也有人咳嗽一聲、兩聲的。人全疲勞了，疲勞得不願意再說一個抱怨的字，祇是半意識地惰性地走着路了。忽然，有人從後面那樣緊急地趕了上來，腳踏車差不多是從隊伍中衝過去的，這裏，人一下清醒起來，連忙回過頭來看，可



是腳踏車早已飛了過去，星與螢火以外看不到別的東西。隊伍如夏天黃昏的蚊羣，由低聲底集結變做咆哮的夜潮，開始彼此探問，雖然有軍官們叱罵着、壓制着，聲音仍舊是浩蕩的；並且，就是軍官們，也一樣在說着話，甚至有反向士兵探問什麼的。

「什麼事？」

「來了麼？」

前面起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隊伍剛開始避在路邊，營長底跳躍着的連人帶馬的影子立刻飛到背後去了。腳踏車也在這個瞬間過去，那是團部底一個傳令兵，認出來的人連忙大聲問他：

「他媽底小舅子——有什麼事……？」

「你他媽底小舅子！」遠遠地擲回來一句給風把尾巴吹得不怎麼完整的話。「團長才……一個人知道！」

一營人立刻往回帶，課目：急行軍。

人又不說話了，低着頭走，蛙聲以外，祇有一片沉重、急促、混亂的脚步聲，有節拍的刺刀。

在鞘中的轉側聲，不容易聽出來的皮帶磨擦的「吱咕」聲。可是，這次人卻是在沉思，全不是睡眠狀態，我也一樣，喜悅的興奮與不可知的惶惑把我底思想引得很遠。但是我底小腿是在那裏粗大起來笨重起來，沙子與石子更多地鑽進鞋子來，我痛苦得出了熱汗，變做小步子落在後面，還打算一到家裏就洗腳呢。心比腳走得更快，路卻在急行軍中反更修長，劉我們這一營人回到東亭，有幾連人已經在那裏搬運東西了。滿街是兵，幾個挑了子彈過去，幾個又抬了蚊帳過來，團部門前堆滿了東西擠滿了人，河邊的幾隻船上裝卸着什麼，還有牽着驢馬的。那時候是剛十點以後。

營長穿着汗還沒有乾的襯衣立在營部門口，看見了我，立刻止住我。

「陳排長，陳排長……」

到我走到了他底面前，他低低地告訴我：

「今晚我們就要出發到上海去，十一點鐘登車完畢。你回去要他們趕快準備好——東西用不着的全不帶，祇帶槍枝、子彈、背包。——上海今天情形很緊張，我們已經下了決心的，不過這個這個，可以不要對士兵說什麼，噫，祇說動員演習就是。噫，還有：你們人到齊了。」

沒有有落伍的沒有？」

「全回來了，沒有落伍的。」

「那好。」

在淡黃色的電燈光下，他薄薄的嘴唇變做了一個微笑。我一面把右手舉起來行禮，一面也答以微笑。因為我太歡喜了，雖然我仍舊不相信這一次真會發動什麼戰爭，聽了這樣的話，如夢裏看見了什麼渴望的東西，也就當作真看見了這個東西一樣。我立刻跑着回去。才休息了一下的脚，一走起來特別艱難，路上來來往往的人又阻擋着我。兩個兵抬着一捆軍衣對面跑過來，前面的一個，那樣通紅的臉色，張着口，大步大步地，把我底右肩猛撞一下，可是他頭也沒有回過來。對長官微笑，一個兵撞了長官，敢不立正，這在平時都是不合「紀律」的，可是，到了抗戰底前夜都成了沒有意義的小玩意兒。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揉了一揉右肩，又跑了起來。

從東亭到無錫車站有六公里，一切事又都得開始做，短短的半個至一個小時怎麼對付我還洗脚？

一回到華家墳我就去找連長，連長也正在找我呢。我還沒有開口報告他營長底話，第九班班長中士應得標來找我。

「報告排長！這個，我班裏有兩個病的，這個，俺，多一棵槍，俺，祇能挑一擔子彈……」
不等應得標說下去，連長拍了一下桌子把茶杯都震得跳了一下，咆哮着，一下跳了起來。

「多一棵槍也要你帶，少一棵槍也要你帶！——挑一擔子彈？我連長，排長給你挑一擔好嗎？——有病？放屁！這個時候來有病？有病也要去，就是死，也要去，報告你媽啦個臭屎！這個報告那個報告……」

應得標，面向連長，給罵得臉色發青發黑，嘴唇動着動着說不出一句話。我給連長這一罵也弄得沒有辦法，祇得把營長底話來支吾。我不好過。可是連長還是「渾蛋，」「渾蛋，」「媽拉個臭屎」地罵個不止。應得標遲疑了一下，白着眼轉過身子去就走，並不鞠躬，一面走一面喃喃地在說什麼。

準備的事連長已經知道，他還給我看了命令。他告訴我規定攜帶的東西，集合的時間。

照規定，排員每人祇能帶三十斤的行李，這是沒問題的，不能帶的東西我存放在什麼地方就是，或者簡直送人也可以，但是我想到了應得標底報告心就發愁，一班人裏有一枝捷克式的輕機關槍與八枝中正式的步槍，每人攜帶二百發子彈以外還有那麼兩擔，彈藥手還有特別的五、六百發，預備槍管與零件也需要一個人，這樣，一班裏得有十三名兵才够對付，可是我這一排裏每班總祇有這麼十一、二個人，還有害病的，如第九班，十二個大兵，高得勝昨天吐了血，關士邦有幾天沒吃飯了。

「報告連長！東西帶不完卻是個事實問題呢。」我抑止着憤怒，小心地用商討的聲調說。

「唉！陳班長你真是！」連長不以爲然的樣子，揮一下手，惡毒地望了我一眼。「像你這樣帶兵是沒辦法的。兵仗得的麼？兵是狗，豬，非壓迫不可！你看，他們會帶完的。你一依他，他就爬上頭來拉屎。你老依他！」

「照編制每班是有十六個人的。」我還是抑止着憤怒。自從到了軍隊裏，青年的憤怒在我是無從發洩的。但是我現在卻繞一個圈子向連長進攻了。「可是師部在我們這一連

上的『記名』就有十個之多。這對於國家說，戰鬥力上是有不小的損失的。帶不完東西還是小事。」

連長底臉紅了一下，頭低下去，手掌拍了一下左膝。我底話刺傷了他了，因為他也有「吃空名子」的事。可是他卻裝做不勝感慨的樣子，大聲叫了起來：

「中國軍隊真黑暗！我說，非殺不可，我說——陳排長你回去看一看，第三班準備好了沒有？——那末，那末，每班最多可以繳一枝槍到連部來，假使人真不夠的話，好，你看吧。」

一個營部底傳令兵走進門來，鞠躬，立正。

「報告連長去領手榴彈，一連六箱。」

「哦，那末，陳排長；你排上派兩個勤務來。」

大殿、二殿裏全是蠟燭光，電線有人在拆收，巨大的人影在牆壁上，神像上移動，震動，彼此重疊，擴大與縮小，結合與分離，側面變做正面。有幾個兵狗一樣爬在地上摸索他底什麼東西，有幾個在那裏捆背包拍打着軍毯，還有一個翹着的屁股在看不清楚的黑影裏幾乎絆倒了人。地上亂七八糟地全是東西：稻草、「叮噠」發響的圓錐、「不要踏哪」的手榴彈、

「我底鐵帽子尙媽哪一個拿了」卻一脚給人踢了出來的鋼盔、背包、散開的子彈帶、衣服、扁挑……人來往奔跑着，進進出出，口裏叫着什麼，也有彼此高聲大罵的。各種東西相觸的雜亂的聲音，拖過子彈箱來的磨擦的聲音，水壺落在地上的空洞的聲音。

我走進了自己的寢室，傳令兵胡春樵已經把我底行李弄好了，桌上有一些廢紙。第一排排長底行李也整齊地放好在門邊了。

「排長！九班班長來過，段排附也來過。」

「噫。」我從袋子裏挖出錶來一看，剛好，十點半。「傳各班，快一點把東西都弄好。七八班，每班派一個勤務，到連部集合。」

胡春樵走了以後，我用手一推把床板上的稻草推開了一部分，懶懶地坐了下去。但是我立刻又立了起來，脫下帽子換了鋼盔，解開了皮帶，把「快慢機」掛在身上，又掛了圖囊，又扣上了子彈帶——想，還洗腳麼？

第七班班長上士段其祥走進門來，鞠躬，含笑地。後面跟着胡春樵。

「排長是開差麼？」

「營長對我說是動員演習。」我忸怩地說了一句曖昧的話。

「排長」段其祥笑出聲音來。「這瞞什麼呢。打日本，誰不喜歡？誰不巴望這一天？我保險打日本當兵的沒有一個開小差的。那一個當兵的不樂意不喜歡呢？」

「段排附早已知道了。」胡春樵也笑起來了。那笑，像操作中讚許他底動作好的時候的一樣，那樣發着光輝。

我完全窘了，我說了真話。營長底囑咐給我拋棄了。

這個時候，應得標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臉色是灰黑的，塗過油一樣閃亮，鋼盔歪戴着，腰上笨重地纏着三條彈子帶如彌勒佛底肚子儘往下沉。在他後面的是第八班班長中士何勝榮，也着好了裝，並且自己背着預備槍管。再後面是第八班底副班長下士姚榮安，全副武裝的一等兵陳仲元。

「排長！這次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了。我們中國人也要出一口氣了。」
不讓陳中元試探的話說下去，應得標沉着臉叫起苦來。

「排長！我又去報告了連長。我自己出錢，雇一部車，這許多東西，俺，高得勝又走不得。」

——連長又不答應，這個……」

「你多多少東西？」

「十二個人，兩個實在有噸，病，又不是喜歡害病，又不是我教他害病——我一個人背兩棵槍，一個斧頭，一個十字鎬，兩袋子子彈，噸，這個，噸，這個，還少一個人背槍。輕機關槍零件，這個，噸，我已經分開，噸，噸……」

「排長！我班裏東西也帶不掉。」

「我也多很多東西。排長！你可以報告一下連長。」

做排長的苦笑起來。「好，每班送一枝槍到連部去。別的，想法帶吧，爲了抗日，就吃這一次苦算了吧。」

「排長！」應德標搶着叫了起來：「這樣就好。又不是吃的東西，可以，這個吃到肚子裏去的。又不可以丟掉，國家底東西。不過，排長高得勝，噸，這個高得勝，關士邦兩個人這個這個我可沒有辦法，我又不能夠替他害病。」

「我這一班人最少，多一枝槍。」何勝榮說。

「我東西能帶。這樣一來一去，脚都磨起泡，我怕走不了路。」段其祥說。

「好在路近。」又轉過臉去對何勝榮說道：「我已經跟連長說好，把槍繳一枝到連部去就是。」

「繳一枝槍以後還多一枝。」

「那末……」很沉吟了一下。「好！你去拿一枝槍來，我來背一枝！」

「怎麼好叫排長……」

「排長也不過是一個人。——你們還有別的問題麼？」

「排長」應得標說了半句話就停住了。「高得勝……」

「要副班長陪了他先慢慢地走。」

「這個，這個他底東西？」

「把背包交給胡春樵挑。」

何勝榮、段其祥都笑了起來，弄得應得標也不好意思地在陰鬱的臉上有了笑容。陳中元底笑聲最高。胡春樵把行李用扁挑試了一試。

「大家快一點去準備好，時候已經超過了。」

大家退了出去。我望着「薛大元帥」底塑像，望着那神幔上的「威震天山」四個大字，想着一·二八，想着一片瓦礫的關北，不自覺地輕輕地歎了一口氣。自己並沒有「征東」的野心，祇是不願意做奴隸罷了。自己入伍是一·二八以後的事，第一次作戰就是對日本的叛逆，假使戰爭果然發動了，這真是自己底幸福。但是又擔憂着軍隊底紀律與自己的經驗和指揮能力，這要從血裏去試驗，這要從血裏去學習。「征東」的勝利一樣是可以有的，祇要能夠堅持這個戰爭，不再像一·二八，每一個二等兵都會變做薛仁貴的。可是戰爭真會這樣起來麼？

走出去一看，人仍舊叫嚷着、奔跑着、忙亂着。但是多數人已經着好了裝了。看一看錶，十點四十五分，還沒有集合。還有人在地上摸索。一地的亂草，沒有人掃地。

「各班把地掃乾淨！」

回到寢室裏，自己拿起掃帚來掃地。尹樹民送了一枝槍來。

到十一點零三分，外面才吹起哨子來。可是事情還沒有全部做了，仍舊有人來往奔跑，

這裏那裏叫嚷。

遠處飄過來使人緊張的集合號聲。

連長底叫罵像一串鞭爆一樣，在手燈光裏跳來跳去沒有完結的時候。「領子彈怎麼還沒有回來？他媽啦個臭屎！——你跑什麼！跑什麼！你看我揍你個龜孫！——誰嗚咕？誰嗚咕？嗚咕的就是他媽啦個臭屎的龜孫漢奸！——集合！集合！集合！不來不等！老子要槍斃幾個狗雞氍毹的！……」

好容易隊伍才帶走。一路上的散兵。團部門前仍舊忙亂着，一個綽號驢子的副官也在那裏跳腳罵人。隊伍才走到大橋邊，就給別的隊伍擠住了。

從東亭到火車站這短短幾里路卻是如此難走的：人都沒有洗過腳呢。每一個步槍兵有一枝槍、二百發子彈、四個手榴彈、刺刀、鋼盔、工作器具、一個水壺、一個裝滿了雜物的乾糧袋、一個背包、飯碗與洗臉用具，有的還帶着防毒面具，這些東西在極度疲勞以後的人是並不輕鬆的。走不到一公里，距離間隔就沒法保持了，有人開始呻吟了，有人開始落伍了。我底脚像兩根木頭，祇有一半的知覺並且是異樣不痛快的知覺。沙子愈來愈多。

一個黑影落到我後面去，我一看，原來是有腳氣病的何凱。

「怎樣？」

「報告排長！實在走不得。」

「努力一點趕上來。」

「是，排長！」

一等兵熊建華也落在後面來，離開前面一個人大約有七、八公尺的樣子，他那樣歪了頭，一下槍上肩，一下托槍，一下又把槍掛在頸子上像一根扁挑，一下又是一個特別的花樣，把槍倒背着了。關士邦底步子像『改組派』的腳，又穿了緊鞋子，應得標跟在他底背後，一面走一面威嚇着他：「我看你是想死，你要我打你麼！」陳中元因為醫院解散才歸隊的，病還沒有十分好，也剩在後面了。梅小龍不聲不響，忍耐地走他底，看起來像一個獨行者，那樣與人無關的樣子。這樣又走了一段路，我看見了高得勝與任友泉。我招呼任友泉：

「你看有車就給他叫一部車，怕火車馬上要開。」

「哪裏有錢呢！」

「錢我有……啊哨排長，我真走不了啊！」

「慢慢地跟上來——後面還有個何凱。」

漸漸地有人偷偷地到路邊去休息了，繼續走來的人可以看見有人坐着或者躺着，有的把槍橫在路上，人一不小心就會給絆痛腳和挨罵，因此大家都走到路中去。還有點起紙煙來吃的，一點紅火突然從深黑中發光，隨即又黯淡了下去。一連人底長徑沒法計算，行列也失了形像，一定像一個擴大的散兵行了。有軍官們與班長們叱罵什麼的聲音。我自己，走在一連人底後面，無形中有一種責任，我得注意落伍的人，尤其是帶着槍的。可是夜是這樣黑暗，人又疲勞與緩慢得像一隻耕種了一天走回家來的水牛，並且，自己也很想這樣坐一坐，或者立一立也好。附近有貪婪地吃水的聲音，黑，看不見。

終於走到城市附近。稀疏的電燈照着人影，馬路這邊有三個，那邊有五個，但是多數人仍舊集結着，不過已經不是什麼行軍縱隊底整齊的三路，而是那樣彗星尾巴一樣的東西。有立下來小便的，弧形的尿給電燈光照得發出白銅色的光輝來，有把背包解下來做枕頭，死了一樣躺在路邊的，有一面走一面仰着頸子灌水吃的。軍官們走過，看一眼，因為不是本

連的，就像不看見地一樣過去了。第一連一直向前走，第二連、第三連、第二營、第三營落在後面落得很遠。有罵着人一直趕到前面來的。有背兩、三枝槍的，有用槍托挑背包的，有完全徒手了還是那樣一蹺一擺的。街道完全靜寂，祇有一隻狗吃驚地大叫了幾聲，叫過以後又倒着尾巴在喉頭低聲咆哮着閃入黑影中去。以外全是脚步聲：那樣沉重，那樣雜亂，把整個街道都震動了。

到火車站是十二點二十七分。

機關車吼叫着，匆匆地開過來，又匆匆地倒回去，這一節車箱拉了過去，那幾個車箱又推了回來，這幾個車箱剛結合好，那幾個又分解開了。強烈的燈光，發紅的煙，軌道上還落下來一些紅熱的煤屑來，那樣黯淡下去。月臺上這裏那裏不是高高地堆着東西，就是把東西攤個滿地，有行軍鍋灶，有子彈箱，有山礮，有機關槍。又是來往奔跑的人，叫嚷着的人，有的已經登車，脫下了衣服開着人，也有咬吃什麼東西，把皮、核之類向車窗外亂吐的。有一輛敞車上全是紅馬。機關車又沉重地喘息着疾馳過去，電燈光中留下了一捲銀白色的表裏透明的水蒸汽。

隊伍還沒有立住腳，就帶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又莫名其妙地停止在一個地方。沒有登車的時間，車還沒有預備好呢。剛剛連長集合過，又是官長集合，營長又有話說了。

第一列車開出去了，火車上吹着前進號，有一個兵追着開走的火車跳了上去。時間是一點以後了。

本來我們這一團是第一列車的，可是結果卻變做第二列車了。始終沒有登車的時間，機關車始終奔跑着，大吼着說，天明以前得到關北，那怎麼成？

弟兄們有的去買了東西來吃，有的坐下了默默地吸煙，也有彼此談話的。軍官們全忙亂着。我給連長請去三次。最後一次要我跟了營部副官周克雄去分配車箱，一列車已經編成了。一根橫在地上的木頭絆倒了我，我底左膝上出血了，褲子在膝頭上裂開了，傷處嵌入黑色的煤屑去，我祇得用嘴去吮，吮了好久弄不清潔，一面走一面發痛。結果，別的連上都分配到了車箱，我這一連卻還等着。營長發怒了，不說話，兩眼威脅着人。原來那一個車箱，團部副官一面分給了第一營，一面又弄錯了分給別的單位，上面已經塞滿了人了。到吹起預備號來的時候，這問題還沒有解決。我走了回來，弟兄們都在等我底信，有咕嚕的，隊伍早已整

理好了。我把情形報告過連長以後，又跑去跟在營長與書記官邱麻子底後面。總算弄到了一輛漂亮的三等客車。於是我去引了人來，人像蜂一樣，搶着向蜂房裏鑽，槍托撞在車箱上發出大聲，也有踏痛了人底脚使後面的人叫罵起來的。

一到車箱裏，第一我就卸下身上那些討厭的東西來，但是我祇在門邊找到了一個位置，人坐滿了，不，人擠滿了。末後我走到平時車上的小販們在那裏煮牛肉、燒開水、安放香蕉麵包之類的小室裏去，傳令兵胡春樵要把我底行李打開來，說我還是躺一躺好。那裏已經有了兩個人，二等兵彭輝與尹樹民。我不願意一個人享福，制止了胡春樵。我輕鬆了，事情已經弄好了。我點了名。

車箱裏嘈雜地講起話來，還有高聲大笑的。

「日本壓迫我們，今個兒我們可要壓迫日本嘞。」

說話的是第一班的中士班長白洪有，聲音雖然不是最大的，卻是最清楚的。我想想笑了起來。那時候，我還是不相信抗戰真會起來的。可是我聽了白洪有底話，心很痛快。我擠着走了過去，問道：

「怎樣，這一次打仗，你們心裏想？」

「排長！你看這一次打仗哪一個最勇敢！」一個兵連忙搶着這樣說，聲音是特別剛強的，也是驕傲的，暗示着他所說的正是他自己。

「哪一個還怕死嗎？」另一個不以為然的神情。

一個兵把位置讓給我坐。

「排長！白洪有問道：『你看中國勝呢還是日本勝呢？』

大家附和着。

「這要看你們，你們要勝還是要敗。」

段清生大笑起來，笑得像驢鳴。另一個最會笑的兵上等兵郭少玉也那樣大笑着，笑得像一隻母鴨子。

前進號起來，車身漸漸移動起來，電燈光一明一暗地。人點起蠟燭來，不久火車就奔馳在深黑的原野中了。天上星已經變過位置，又聽見了蛙聲。

談話繼續着。

「我一定要多殺幾個，殺他老子一個痛快。」

「我祇要够本。」

「不，我還要利息哩。」

火車速度增加了，聲音龐大而嘈雜，從車窗外飛進冷而新鮮的空氣來。震動均勻，有人打着呵欠，有人歪着頸子張開着口睡熟了。火車走過一座鐵橋，發出空洞的大聲。

「抗過日我就不當兵了，我就回家去種田了。」

「抗了日我死也就甘心了，也樂意。總算當兵也當出了這樣一個好結果來。」

「假使不是打日本，又是自己打自己，老子不開他媽底小差真不是個人！」

「真的，在江陰營房，我倒真想過開小差的。哈！」

火車底煤煙吹進窗來，有嗅了不好受的煤氣，窗外不時有幾點火星很快地一直線地飛到後面去。蠟燭焰一下歪了過去，光收斂得很小，要滅的樣子。「啐！」幾個人不約而同地關上了車窗，蠟燭重明了。一個人用兩隻手擦着眼皮，擦得那麼發紅，一粒煤屑吹入了眼裏，哭一樣流了淚，口中痛罵着。後來對面的人那樣捧住他底頭又用手指撥開他底眼皮吹一

口氣又吹一口氣，火車連續馳過了一座小鐵橋。

「排長！你怕不怕？第一次上火綫是有點怕的。」

白洪有忽然這樣問我，幾個人都笑了起來。我到這部隊來連六個月見習期間在內正好才一年。他們知道我沒有上過火綫。他們常常有這樣的表示：如我們這樣的人，「一張嘴」是最行，就是上講堂是沒法和我們相比的，野外與操場也不得不輸給我們；可是他們有他們底最後一着，行伍的有的是豐富的經驗，作戰的時候能够「沉住氣」，不怕死，反之，如我們這樣的人，聽到第一聲礮聲就沒有腦子了，事實上也往往有臨陣脫逃的。對我，他們倒不是惡意的，我和他們相處得很好，彼此互相了解到如看一潭清水一樣，不但建立了親切的感情，雖然有一次他們在火伕房裏也議論過我，給倒熱水去的胡春樵聽見了，但是白洪有說這話卻是開玩笑的成份多，因為我正和他們一起在向我們的大上海前進，他們是不必再懷疑我的。自然，他們有一個很深的觀念，「××」的「總難免如此這般，我是一個軍校學生，因此我雖然有許多地方很與衆不同，在礮火之前，這樣嚴重的問題之前，我終於也會像一個「××」的「底樣子的，正像狗總是狗，即使顏色有黃有白，形狀有大有小，性格有狼種

的與有討人喜歡的哈叭之分，這一隻狗決不能夠完全不像那一羣狗，而像獅子或者兔子。在他們底哄笑中，我倒有些窟了。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沒有想到過。真的，我祇憂慮着我底指揮能力，以及他們底『發洋財』的習慣，別的，我什麼也沒有想到。現在這問題突然提出在我底面前，並且正好是必須解答的時候，我真有點茫然了。我祇是如平常一樣，我並沒有什麼感覺，這不過我自己知道，但是我將怎樣答覆白洪和那些含着善意的微笑那樣迫切地期待着我底回答的盯住我的眼睛呢？我不知道。我不愛『吹』，也不敢『吹』，雖然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討好的。我這樣的意識，使我們這樣一羣把死看成個自然的結束與戰鬪的必然，怕麼？不知道。不怕麼？也不知道。我沒有感覺到怕，也沒有感覺到不怕，我祇是如吃飯、穿衣一樣，不覺得有什麼新鮮氣味在裏面。我又不能夠賣預約，在火車中我是平平常常的樣子，噉聲響了以後會怎樣，心理上會有怎樣的反應與改變，我完全不知道，也沒有把握。

「我說老實話，」我想了一想，這樣緩慢地回答他們道：「或者我最怕死，一聽見噉聲就抖得像一個落水鬼。但是誰知道呢。我們大家看吧：誰最怕，誰最勇敢。不過我想呢到了那

個時候，怕也是要死的，不怕倒未必會死，那怕跟不怕還會有什麼問題呢。連最「窩囊」的，恐怕也會變成最勇敢的吧？我們大家都是平常人，血肉做的人；黃天霸戲裏才有。我們總勉強自己向勇敢的路走吧。怕麼，怕就是滅亡。譬如中國怕了日本，現在是多少危險呢，丟了東北、平津，假使再怕下去，就整個全完了，是不是呢。」我停了一停。大家都在聽着我呢。「最後一句話：我們要彼此監督，彼此幫助。不要因為我是個排長，不勇敢，怕死，把事情弄壞了，你們也不好意思說話；也不要笑一個怕死的人，要幫助他。真的，我們這個時代，正是要不勇敢的人也勇敢起來，怕死的人也要咬着牙齒向死路大步大步走過去的時代，活或者活不成的時代。」

「排長！二等兵關士邦說起話來，他是那樣可憐的樣子，面色白而微青。他原來是在南京拉人力車過日子的。因為車租欠得太多才當了兵，他底綽號就是洋車。他底膽是最小的，班長聲音一大他就像一隻老鼠躲到黑暗的屋角中去了，因為這樣，這次行軍，雖然他正害着瘡疾，他還勉強帶着不少子彈走了來，那麼狼狽。從江陰到無錫來的時候，他聽說就要對日本作戰，開始這幾天連飯也不吃，祇是呆坐着想他底心事，夜裏別的人醒來聽聽到他

翻來覆去的使軍毯下面的稻草發出不斷的瑟瑟聲來。他一說話，薄嘴唇那樣抖着，眼那樣不安地活動着。「排長！我就是怕，我老是怕呢！排長！我要不怕也沒有用，排長！我要不怕，我總要不怕！我恨日本人，可是我又怕。怎麼，排長！我怎樣才能够不怕呢？」

我與關士邦底話，引起了大家底爭論。我底開始的幾句話使大家失笑。關士邦底話引起的反應卻是複雜的，有的白了他一眼，有的罵他不應該當兵，有的紅着臉望着他不作聲。

「初上火綫是有一點怕的，怕過就好了。」

「可是，」另一個兵提出了反對的論調。「新兵才勇敢吶！他什麼都不曉得，他不曉得利用地形，不曉得敵人在哪裏，不曉得危險不曉得死，祇是拚命放槍，哪裏有槍聲過來，他就祇曉得向哪裏放槍。」

結論是：第一次上火綫不免有一點怕，槍聲響了以後，就沒事了。

關於我，以後在開北的七十日中使他們信任了我，開始的時候還使他們用一雙新鮮的眼來看我。關士邦，在接觸一開始的時候就病得走路都腳軟，但是一個輕易的命令他還照樣做成，漸漸地，在鐵與火中，他終於也變得堅強了。

錢，要中國底煤礦、鐵礦，就是搶我們底飯碗！他媽啦！我又罵了。「他們本來已經享福的，連我們這可憐一碗黃米飯，也要奪過去，爲了他們可以更享福——」

「排長！這一次我一定做奮勇隊，排長，你挑奮勇隊有我一個。」

一個兵不等我說完，也不給我說完，就情急地要求我。

「我也算一個，排長……」另一個兵遠遠地叫着，把旁邊一個睡熟的人叫醒了，憤怒地用發紅的眼望着他。

「老子尙你姊！老子到上海不殺他個『雞犬不留』」

「我們這一次一定要打倒小日本！」

「我要捉活的，捉了來挖心炒韭菜吃！怪香的呢！哈哈！」

我底結論沒法做了，問題轉到俘虜上去了。我本來打算說下去，我們假使要活就得先去死，至少不迴避死，與我們有抗日必要的理論，以及說明抗日底結果將是什麼與必須是甚麼。可是一牽涉到俘虜問題，大家底心就更緊張了，更激動了。那樣的話我沒法再在一片叫囂中說下去；並且過分的情感也得糾正，這也是必要的。

「你爲什麼要吃日本人心呢？」我問那一個有一張紅而扁的臉的人。

「爲了他媽底太心狠！」

「你吃人底心不也太心狠麼？」

「不，排長！我不吃好人底心的。我心不狠。」

「日本人人個個都狠麼？」

「都狠，當兵的，到中國來的不狠也狠！」

「你知道這一次有一個日本議員，叫什麼名字的，要逃到中國來，反給他們底憲兵捉了去，爲了中國，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報紙上登過，你知道這樣的事麼？」

他完全驚異了，出乎意外。他那樣瞪眼張口的。但是立刻又搖搖頭，做了一個不相信的神氣，撫摩着他手中的槍，說道：

「那是假的。」

火車又走在一座頗長的鐵橋上，「空隆」的聲音使說話費力。

「那末，我又問你，中國人個個都是要打日本的麼？」

「當然是」他毅然回答。

「哪一個不想打日本」另一個聲音。

「你知道有漢奸麼？」

「漢奸殺他全家——」

「問題是在這裏：中國人個個要打日本，但是也有這麼幾個漢奸，日本軍閥、資本家要滅中國，也有很多想同中國做兄弟的人。」

「排長！不是你說這話，我就當你是漢奸！」

「陳排長！日本有好人，爲什麼個個當兵到中國來打中國呢？」

「譬如內戰的時候，你們願意自己人打自己人麼？」

「不願意！」

「不願不願！」

「那末，爲什麼會有內戰呢？這就是說，你們在壓迫下，在欺騙下，或者爲了生活問題，你們也祇得到火綫上去，去送死，去做礮灰，去殺人了。他們也一樣。所以，你們假使殺俘虜，吃

心，不但不應該，正好中了日本軍閥底計，他們可以向外宣傳說中國野蠻，使他們不同情我們；尤其，日本兵左右都是死，繳槍給我們也是死，他們就要打硬仗了，我們底抗戰就要多一年、兩年了，日本軍閥又可以向他們底兵，他們底老百姓宣傳了，——這樣，他們捉了我們底人去也會一刀殺掉的。——」

「假使我倒霉給他們捉了去，我倒願意給他殺了好！」

幾個人在慨歎着。說到了這裏，問題又改樣了。火車一下駛入了燈光輝煌的月臺，「嗤——」放了一下氣就停住了。賣荸薺的小販們走近車窗來，口中兜售着。有下車到月臺去活動活動的，有去大便的，有去問小販們買物或者和他們開玩笑的，有問到上海還有多少路的，有跑過自來水管那裏去接了流出來的水來洗臉的。在車站上停了有二十分鐘，一列客車到了。

開車以後談話又回到怕不怕上去，我這次沒有參加，我祇聽到了一句話：「老兵怕機關槍，新兵怕大砲。」「死了算雄！去屌！」

我靠在車窗上。火車完全在黑暗中前進。夜是如此黑的，可是也更接近明朝了。從黑色

中我辨認出灰白色的小路來，也看出來更濃的一團一團的樹影向左肩後面飛，又是落在地上的火星。微冷的空氣與不小的風帶去了我底夢，我更清醒了。回頭看看車箱裏的人，有一半入睡了：有抱着棺的，有把頭靠在別人肩上的，有伏在自己膝上的，有半個屁股滑下了坐位那樣歪在別人腿上的，有口角拖着十多公分長的口涎的，有給人壓得在夢裏叫了起來的。談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終止的。他們需要休息。蠟燭熄了幾枝，剩下來的也已經不多，那樣堆積着燭淚，燭燄搖擺着，車箱裏光與影也不斷搖擺着。火車不停地駛過了一個無光的小站。

天漸漸地朦朧起來。這是漸漸地明亮起來的朦朧。火車前進又前進，不停止，也不疲勞。烏鴉飛起來了，喜鵲也叫起來了。原野裏流動着冷風與白霧。水塘與小河特別反射明亮的光彩。火車底煤煙像鬱積的怒氣，拂着天，拂着房屋，又低低地拂着田野，末後卻擴散在空中。這樣駛過了黃渡，駛過了南翔。人都醒來，不再疲勞了，洋溢着一身精力，伸一伸腰，伸一下手臂，「呱」一聲脆響。天全亮了，是八月十二日了。經過的村落裏的農人們睜了好奇的詢問的眼向這一系列車立着看。這樣，火車不久就到了真茹車站，停止了，機關車脫離了，「鳴，鳴，鳴，

——地叫着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

下車。

我們一團人在暨南大學前架槍卸裝休息，停止待命。

在車上，我已經看見過了命令與要圖。我們第一營底行進目標是閘北底宋公園路、『正圓路』正面右翼從青雲路起左翼到『洛陽橋』止。因為我在上海住過，連長就要我做嚮導的樣子，可是閘北對於我是十分生疏的，這樣也就算了。但是我一下車就問當地的人，什麼地方是宋公園路、『正圓路』與青雲路、『洛陽橋』？怎樣走法？雖然上海市底保安隊裏已經有嚮導派來，我們還找了一個『老百姓』來。『正圓路』與『洛陽橋』是弄錯的，那是止園路與濟陽橋，真要命！

上海底姿態在我是這樣熟習的，暨南大學前的商店與飯館子更使我想起被燬的中國公學與吳淞鎮來，我在裏面曾經住過一些時候。我們望着那些人，店伙、學生、車夫，覺得他們也正在那裏望着我們。事實上他們也真在談論着我們。幾個大膽的，還跑近來要看看我們底捷克式輕機關槍，問東問西，我們底弟兄也問他們，譬如上海最近的情形之類。我從來沒

有看見過，從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克復杭州以後，人民與軍隊有這樣親切，我真感動與喜歡。有人提了一桶熱開水來，弟兄們一下就一人一碗，舀完了，他們馬上又弄了更多的來。弟兄們也有說這樣的話的：「我們得對得住上海底老百姓。」小販們賣東西也隨便，不像做買賣，而是半送半賣的請客的樣子。可是弟兄們都太窮，連長有三個火食尾，一個草鞋費沒有發，能夠有錢買東西吃的是很少的，即使有錢，他們也早已吃完了，士兵們是有錢就吃，一吃就光的，因此沒錢的弟兄祇有向小販們看看或者微笑。那時候我想到，要士兵與人民融合在一起是容易的事，第一他們祇要發動抗日的戰爭或者參加到抗日的戰爭中去，第二祇要使他們有與人民接觸的機會就是了，並不是什麼艱難的事，過去我是陷在錯誤的大霧裏了。我又看見第五連底一個兵，吃了兩根油條，從身邊摸着摸着摸出來的，卻祇是那麼一分多錢，他要去找別的兵借，賣油條的老頭子卻笑着躲了開去，不要他底餘價，口中囁着：「你別別——你班長真是……」

那時候是十點鐘左右，太陽有點燒人。我們底命令才來，我們向閩北進軍。

這又是一個艱難的路程：舊的疲勞並沒有全除去，沒有吃什麼東西，天氣熱，水又沒有

喝够，道路上裹着塵土的日光直曬着人。終於，害病的人與脚上起了水泡的走路顯得爲難起來。陳中元、高得勝都落伍了，別的排上也有落伍的。我不管連長底禁令，給他們雇人力車，可是好久找不到一輛車。我要強壯的人帶走了他們底東西，我和他們慢慢地跟在後面。他們都是一頭的汗，歎着氣，責罵着自己和病。

「噯，倒霉，到這個抗日的時候來害病——」

「人家不要說我怕死，噫，自己也覺得對不住人。噫……」

陳中元是從軍醫院裏回來的。高得勝在這個時候害病真太糟，軍隊裏有好多不合理的事，階級小的更不許說理由，有病就是活該，我雖然給他向連長說了幾次，要他住院去，連長卻拒絕了，理由是抗日底戰鬥力要緊，他把害病到要人服侍的人都算做戰鬥力了，其實那也有一部份真情，因爲連上名額是如此不足，爲了戰鬥力與好看，他是不能夠讓一個人下去的，這樣，他祇有跟在隊伍後面，像一隻牛跟着一羣馬。我很痛苦與憤怒。但是我底顏色與聲音都變了，我像一隻獸，無處發洩，因爲他們累我，我就十分懷恨他們。我假使有權，我真會把他們放走的，即使他們也要抗日，即使他們不肯離開隊伍。他們常常停止下來，換一口

氣，或者喝一點水。他們一停住，我就不得不停住。看他們那種狼狽樣子，像洩了氣的車輪，心真焦灼。望望隊伍，已經去得更遠，尾巴上祇是一片朦朧的塵土，祇看見一些影子，和幾個半落伍的人，我認出來一個是熊建華，一個是第一排的。不看見關士邦，大概他又給應得標趕豬一樣趕走了。

有一輛人力車過來，卻是有人的。

又是一輛，不願意拉，膽小，我又發怒，但是我又放他走了。

又是一輛。

結果有一輛願意拉，十分願意，差不多到自動的程度，於是，高得勝坐車走了。後來，陳中元也得到了一輛，他沒有錢，我給他付了。

這樣，我就竭力趕上隊伍去。我始終沒有洗腳，也沒有換過鞋襪，甚至皮鞋裏的沙子，小石子都沒有脫下來倒去過，一開始走路就十分受罪，到現在新沙子，新小石子又鑽到腳底來了。天熱，我解開了風紀扣。汗打濕了一身，褲管給汗黏住了，很牽制兩腿底運動。我又如此口渴啊，哪裏有水？

我趕上了隊伍。看見了陳中元與高得勝底人力車，上面高高地堆着東西。這個那個底背包、幾枝槍、面盆、預備槍管，堆得車夫走不動路，一面彎着腰走，一面不斷揩汗。

漸漸地走到了有人家的地方。人停止做事，都到門口來看我們。我發現了一件奇事，差不多每家人家門口都擺着茶水：有碗，有壺，有桶，有缸。弟兄們一面走，一面停下來擦汗吃水。有一個額上發亮的汗真有黃豆大，那麼拿起一碗水來，仰着下巴很快地灌了下去，接着是第二碗、第三碗……弟兄們都這樣，喝了就走，不給錢，也不道謝。自然他們多數連一個銅子也沒有。可是我又發怒了，並且大怒了，我走到一個剛把濕淋淋的碗摔在桌上的兵面前，責問他：

「這樣，就走了嗎？」

那個兵立正了。

「爲什麼不給錢？」

「我，我沒錢。」

幾個兵看了樣子，給了錢，要走，可是人卻攔住了他們，把錢從桌上檢起來塞到他們手

中去，他們不肯收回，人也一定不要，結果「嘩啦」錢摔在地上。幾個兵走掉了，可是人還追了幾步，口中叫着：

「這不要，這不要……」

「沒錢喝什麼水！」我喝着。我輕輕地在那個兵肩上打了一拳。我從來不要打兵的，曾經發生過連長要我打兵而我終於沒有打，給連長申斥的事，我僅僅打過兩次兵，但是我看這樣的情形，我卻第三次用了我底拳頭。

一個人走來了，攔開了我說道：

「你排長，排長，你不要生氣。你們吃一碗水算什麼。這是應該的。不要打弟兄，是我們送給你們吃的。」

「唉！你們底紀律真嚴。」另一個人插上來。

「你們要打東洋人了，我們沒什麼可以表示，一點水……」

「不要生氣。」

那個兵還立正在那裏。聽了人底話，心更不好過，我異常感動，像觸電的瞬間一樣。我把

下巴一歪，那個兵才走。

一個人遞了一大碗涼茶給我，又給我絞了一把熱手巾來。我謝着，揩了汗，也喝了水。但是當我從身邊拿出幾分錢來的時候，他們卻機警地按住了我底手。

「你官長！你真正……」

「那個弟兄底錢和我自己底，我都得付，我們不能白吃你們一杯水，白拿你們一根草。」

「你真正！你排長！嚙！——」

「那個弟兄我們送他吃。」

「那末，我也得付自己的錢。」

一個中年婦人去拿了一把大芭蕉扇出來，就立在我旁邊給我搨了起來。我連忙止住她。她底半大的脚退了幾步，避開以後又立在較遠的地方用大力氣向我這面搨她底扇子。

「不要！不要！一定不要！」

可是我留下了錢，跑了。

以後我又給幾個弟兄付了茶水錢。

以後我又給一個弟兄付了燒餅錢，他拿着一個燒餅走了，可是並沒有付錢，賣燒餅的也不肯收我底錢，他底樣子一點沒有被搶劫或者受損失的憎惡或者不愉快的地方，反是那樣天真地張着嘴巴笑，用愛情的眼送着那個兵底背影。

在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我們到達了宋公園路、止園路那裏，休息下來，人全疲勞不堪，飢餓。連長到營長那裏去了。有人送了開水與燒餅來，一下全完了。人把隊伍密密地圍住，和弟兄們談着。據說，搬走的人已經太多，差不多祇留了個餘數來，可是店都開着，我們經過的地方，都還有市面，就是在附近，一家老虎灶還冒着一團一團的水蒸汽，熱開水就是從那裏來的。此外，還有鐵店、剃頭店、煙紙店……

第一排附屬在第二連到民生路去，第二排到天通庵路與青雲路去，我這一排位置在中山路與宋公園路交點底附近一個小廟裏，作為預備隊。後來才知道，在中央的中山路上的是第三連。

一休息下來，人不是睡覺，就是想弄吃的。肚子也真餓，沒有什麼東西填進去，所吃的東

西又太少，還有完全沒有吃過東西的人。我也沒有吃什麼。到想到買吃的東西的時候，才發現附近的人真全搬走了，買不出可以吃的東西，上午還在的一家燒餅店也去了，雖然附近看來還像有許多人。怎麼辦！我身邊還有一塊錢，我找到了一個人，請他給我們去買一點米來燒粥吃，可是沒有等到粥燒成我就走掉了。

我跑到前面去。

在青雲路那裏，有幾道簡單工事：一堆木材，木材後面三十公尺的地方有有刺鐵絲疏地牽在兩邊的電桿上，再後面是兩個拒馬。有兩個黃衣的保安隊底兵和幾個黑衣白褲的警察警戒着，不許人通過，但是仍舊有人挑着扛着箱子、行李、鍋子之類來往走。還有一個巡官。

我想到前面去，到西寶興路上去，可是巡官卻阻止了我，說日本兵正在那裏挑釁，常常到河這邊來，假使遇到了他們，那就有問題了，有人給日本兵捉了去，捉去以後就不再消息。有日本兵來繳去過保安隊底槍，因為有命令不許抵抗，槍奪去也就完了，人給侮辱了也就算了。可是這裏卻有一個小故事，一天一個日本軍官騎了馬跑過來，看見了我們底保安

隊，下馬來，來奪他底槍。這個保安隊底兵既要服從命令，又止不住憤怒，因此他祇得扯開了他底手榴彈底護綫蓋，預備拉拉火綫。那個日本軍官看了，馬上放下了槍，嚇黃了臉，跳上馬，逃了回去。以後就沒人敢來奪槍。

從這裏，我知道了敵人全是海軍陸戰隊，有一小部的在鄉軍人、商人，總數在八千左右。我很失望，我不能夠到前面去，我懶懶地走了回來。

人已經吃過粥，差不多吃完了。胡春樵給我留了一碗，有紅腐乳，我拿起筷子來吃了幾口，就放下了。人在那裏洗脚的，換衣服的，還有一個洗衣服的。屋子裏全是睡覺的人，背包全打開了，我也不管。

我也洗了脚，換了皮鞋。

忽然我想，我爲什麼不找一些便衣來穿呢。

我去報告了連長，說，我要到前面去，隊伍歸段其祥指揮，連長答應了。

我換起衣服來，一件黑短衣，一條帶一點紫色的灰色褲子，穿起來衣袖太長，褲子太緊。弟兄們都望着我笑，指指點點。我自己也覺得好笑。不知道是興奮呢，還是覺得好玩，我當時

的情緒是很難寫的。我並不把鈕扣扣得整齊，喉頭的兩個我讓牠那樣散着；我把衣袖捲起一點來，但是也弄不整齊，那樣隨便地；因為我竭力摹擬上海作風，使自己像個「白相人。」

「哈哈哈哈哈！你看排長底樣子。」

「倒怪好看呢！」

可是我弄不到一雙適合的鞋子，因為這一雙脚有一點小，因此還是仍舊穿着皮鞋吧。這皮鞋是軍隊中用的，有兩個特徵：帶鬆緊的，鞋跟上有一個插馬刺用的彈簧小孔。弟兄們跑來跑去給我找鞋子，要我換一雙，尤其是胡春樵，他堅持着我非換過鞋子不能去。我看自己，這種管是如此長，脚背全給蓋住，那還有什麼問題呢？皮鞋又如此污穢了，鞋跟上甚至鞋面上都結着泥與厚厚的灰塵。我不相信日本人如此精細。

我走了。

但是我又回來一次。因為，由我一開始，以後弟兄們更將大膽地到前面去，那就容易鬧事。最使我憂慮的，倒不是由此可以引起衝突，我倒是喜歡由我底弟兄首先開槍的；祇是我怕這將暴露我們底企圖與位置，而給他們捉了人去也十分不值。他們又和我不同，沒有細

心，不會說上海話，更不會換上便衣的。我走回來，他們正在那裏和鄰近的人閑談，有的悠閒地吸着烟，好像戰爭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多數人底聲音是愉快而活潑的。

他們看見我這樣快就走了回來都驚異了，有幾個立起身來，有幾個迎了上來，熱烈地問前面的情形怎樣。

「你們也想去嗎？」我問他們。

「排長！我跟你一陣走。」

「排長！我也——」

「哼，」我笑了起來。「我知道我走以後你們會有人跟了走的。你們不會說上海話呀。你看，我爲什麼換了這樣的衣服？弄得這個樣子？」

他們又笑起來，新奇地望着我。有的有點失望，或者那樣不以爲然的神氣。人民也望着我笑，圍住了我。

我把他們不能夠去的理由說明了，接着下了命令：弟兄們一律不許到前面去。

我又到廟裏去，去拿了鋼筆與筆記本。出來的時候，我看見有二十多人搬東西走過。我

立下了，聽弟兄們和人民在那裏說話。

「你們不走嗎？你們還捨不得這個家嗎？」

一個一臉灰黑把一張麻袋做圍裙捆在腰上的青年人，那樣把一隻全黑的手舉起來，做着各種手式，反覆地說着話，牙齒在黑臉裏特別白得可愛。

「不是，不是，——不過不打起來的時候我們是不走的，不走的。」

「打起來你們就走不了啦。」一個兵勸說他們。

「打死也不要緊。」那個鐵匠堅決地說道：「你們不怕死我們怕死嗎！——不走的！」

「我們是兵！——」上等兵鞏克有向他解釋。

「我們是中國底老百姓！——」那個鐵匠始終堅持。

「怎麼辦哪！怎麼好哪……」一個老太婆攢着一雙手，發急得很，彷彿要求了我們戰爭就不會起來了的樣子。「我祇有這個屋子呀！我祇有……我搬，我我搬不了呀……」

「老太太！」說話的是陳中元，旁邊立着的是上等兵楊錫雲。「不要緊，你搬了好，這屋子我們給你住，有我們一天就有你底屋子一天。我們在這裏東洋人是不敢來的。仗打完

了我們把牠再還你，好好的，一塊瓦，一塊泥巴也不缺。」

另外，一個中年人吼叫着，他赤着的大脚走着小步子，走來又走去，演說的樣子。

「哪一個走得了？有哪個？我們也不願意走。我們怎麼走？東西全在這裏！全在這個地方！我們走到哪裏去？走了也做不了人，還是，還是死好！還是拚好！我是不走的！東洋人來中國人就走，這是什麼道理？中國人統統走，你走，我走，他走，東洋人就再好沒有地走過來了——」

「你們還是走，有我們在這裏。」

「你們一定打麼？」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問。

「不打！不打我們來『白相』！」說話的兵憎惡地看了那女孩子一眼。

女孩子笑了起來，捧着嘴躲到大人底背後去。

「你們還是走！」姚榮安口中吐出短短底烟管的銅嘴子來，揮着一隻手。「你們底房屋什麼的，一打起來就全完了，一定完的。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呢！」

「我們沒有錢走呀。」一個女人小聲地不好意思地說了這一句話，也就躲到別人背後去了。

「有錢我也不到租界去。給外國人笑。」

「逃到法蘭西、大英地界也一樣靠不住，逃不過的。」

「逃的是亡國奴。」

「對了！我們一打起來，租界也沒用，一定。」

人民與士兵都使我喜歡，他們在抗戰之前多數都有進步，一直趕上時代前面去的飛躍的進步，慢慢的恐怕落後的人也要給抗戰底槍聲驚醒的。我不再多聽下去，陶醉在旁觀的地位，我要第一個到前面去看看，看敵人到底怎樣。雖然我還不敢相信這樣就真會打起來，這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夢，可是我不管夢不夢，我要抓住現實，我要做一步近一步，假戲也得真做。我這樣又到前面去了，懷着最大的熱情。

一個警察攔住了我，那個時候我已經走過幾道障礙物了。他們有命令，祇許人過來，不許人過去。

「我是八十八師底一個排長，我要到前面去看看敵人。」因為被阻，我的聲調是煩惱的。

那個警察十分吃驚的樣子，吃驚到要擦一擦乾淨眼再看個明白的樣子。我底壓低聲音的幾句話簡直是突然駛來的紅色救火車底銅鐘。他上下打量着，遲疑地問道：

「你是……」

「我是八十八師底一個排長。」我重說一遍。

他畏縮地眨着眼！

「你排長有什麼證……」

我把夾在筆記本裏的符號拿出來給他看。他相信了，說話也流利了，樣子特別恭敬，近於諂媚了，他把我聽見過的情形又告訴了我一遍，末後說，最好我能够去找他們底警官，那可以有許多方便。我依從了他，跟着他到一個公安局去，那是在西寶興路上的。當我們走到西寶興路口的時候，那裏有兩個保安隊底兵，警察跑過去和右面的一個耳語幾句，那個兵望着我，點了一下頭。我看見他身上掛着兩個木柄手榴彈，手中的槍是粗大的套筒毛瑟，但是擦拭得很乾淨，槍機在日光中特別光輝刺眼。他們還沒有交代，我們還沒有接防。西寶興路上全是人，全是搬東西的，但是全關了門的商店卻沒有超過三分之一，一家鐘錶店裏還

開着唱機。

我跟着那個警察走進了公安局，屋子裏的人全騷動起了，彼此低聲詢問。那個警察請我坐一坐，一隻手一掀白色的門帘鑽進另一間屋子去。另一個警察給我倒了一杯茶來，幾個警察並立着看我，低聲說着話。有電話鈴聲，說話的是一個廣東人。

門帘一動，走出一個人來，也是黑衣、白褲，衣袖上有幾條白色條子，褲管燙得很挺，不打綁腿。頭上是黑而有光的長髮，有點凌亂，大概有過什麼爲難的事；眼是紅的，大概有幾夜沒有好好睡過了。後面跟着帶我來的警察。

從這個警官口裏，我知道得更多。敵人常常到橫浜河這邊來搜索，示威。剛才的電話，就是報告有四個日本兵到青雲橋上來瞭望的事的。他告訴我敵人底兵力，位置：哪裏是司令部，哪裏是日本坟山，距離這裏有多少路，什麼方向。他又告訴我橫浜河在哪裏；河上有幾座橋，哪一座橋大，哪一座橋小，哪橋是什麼材料建築的，強度怎樣，載重力多大；他們與保安隊底警戒情形經驗。他和我又定好了連絡辦法。他告訴我他們底任務。這個時候電話鈴忽然響起來，這樣，他一下接到了三個電話，又打了兩個電話出去。到一放下聽筒，他又匆忙地和

我說話，告訴我哪一個地方，哪一條道路是重要的……

我告訴他，我要到橫浜河對岸去，到敵人底司令部附近去看看。他稍稍沉吟了一下，點一下頭，說他陪我去。

我扮了一個警察。

橫浜河對岸底情形就大不相同，十家九家底門全嚴關着，人也看不到。

橫浜河河幅並不大，不過十公尺左右。渾濁的河水緩慢地流着，水深雖然看不出，卻可以判斷這是潮汐河，有相當障礙的深度，泥沙也很能夠發生障礙作用的。

我們立在倫敦橋上，這是狹窄的木橋，最大限度祇能夠通過二列縱隊的步兵，強度不到六噸，是沒法通過戰車的。這樣的橋在這條河上很不少，左面的坟山橋也是一樣的。坟山橋那裏有一道短短的紅牆，裏面樹木綠得可愛，密密地，把一片土地籠罩着，他告訴我，這裏面有工事，情勢一緊張，就有日本兵來駐守，據他底判斷，那大概是一排人的排哨。可是我們一點看不出徵候來，靜靜地，最多有一羣鳥的樣子。戰事開始以後，我們才知道，那是日軍底一個礮兵陣地，向柳營路、八字橋、西八字橋等地方射擊的礮就在這裏。我們又向右面看，他

指點着，再過去是青雲橋與天通庵橋，那是強度六噸的大橋，我們得特別注意的。我們渡過橋去，所有的街道都已經死去。我們走到了一個空隙的地方，看見了敵人底司令部，驕傲的太陽旗高高地飄在天上。那司令部簡直是陸上的無畏艦，龐大的侵略大本營。

我沉吟起來。

「——建築得太堅固，你看！這全是水泥的……上面還有很厚很厚的鋼板，鋼板上還有很厚很厚的橡皮，瞭望臺上還有六門高射砲。飛機要炸這個東西，是很困難的。」

真的，八月十四日、十五日我是看着我們底空軍怎樣英勇地向這個怪物進攻的：在由雲團一樣的高射砲烟畫成的圓周裏，在如鑼鼓聲一樣喧嘩的高射機關槍底吼叫裏，我在中山路上一家玻璃公司底樓上用望遠鏡細看，我們底空軍並沒有把這個怪物毀滅，相反，牠還是那麼平靜地睡着，彷彿皮毛也沒有一點損傷；而我們空軍底隊形，卻終於分散了，我還看見一架飛機突然發火，拖着黑烟的尾巴向敵人底陣地沉下。

他底話使我注意了周圍的情形，全是靜寂的街道與關閉的門窗。敵人並沒有構築什麼工事。我假使高興散步，我可以一直走到那司令部底門口去的，路上不會有一個小指大

的阻擋。

我又想起師長底話來。一次，我們這一師在無錫底教育學院裏舉行了總理紀念週以後，師長又把我們集合在一個籃球場上，對我們訓話：「我們要不依賴飛機、大砲，用我們步兵自己底兵器，就是輕機關槍、步槍，用我們血肉的身體，把敵人底司令部佔領起來！」

師長底話，使軍官們都呆住了。一回到東亭，連長默默地在一張竹椅上坐着，有點憂愁的樣子，我是看得出來的。第一排排長孫廣山一解開皮帶，用祇有自己聽得到的聲音一連罵了七、八句「媽得戾！」我呢，我很憤怒。我恨着那些好大喜功的高級軍官，爲了他底一個莫名其妙的小衝動與小動作，將斷送多少戰鬪力呢。有些人是以人死得多爲成功、爲盡責、爲有能力的。我一進門就大罵：「我是死定了！不客氣，可是高級指揮官也得有膽量到第一綫來走走，打打！」我寫信給幾個朋友，告訴他們，我們將有什麼任務，戰術若何，結尾說：「我自然不惜一死。可是我卻死得有點冤枉，假使我是死了。看起來我是死定了的，任務如此，而我又夾在上下之間：在上者是『既不能令』，在下者是『又不受命』……」第二排排長顏景愛紅着擔憂的臉，用俏皮話勸解我。

可是看了這樣的情形，敵人一點工事也沒有，以為這司令部够堅固了，一點不把中國兵放在眼裏，若無其事，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假使給他一個奇襲或者強襲，那司令部是可以唾手而得的。

並且，看樣子，他們底兵力恐怕也沒有十分展開呢。

這使我好笑，敵人三個、五個常常來挑釁，與這樣沒有戒備，真有些小孩子樣子，好玩。

我沉吟着。

我們又踱過去，沿河而走，到了青雲橋，又到了天通庵路附近。

「我們得回去了。日本人對於警察雖然沒有什麼，給他們看見了也不很好。並且，我還有些事要做呢。」

我同意了他底話，我們走了回來。我底步子這樣快，他有點費力地趕着我。我忽然想起，我應該走得更快些，去報告連長，要他轉報告上去，我們最好能够馬上開始攻擊。

我見了連長，報告了他敵情與地形，並且用鉛筆畫了一張要圖。連長很高興，不等我說完我底話就打電話報告營長，帶着得意的調子，第一連做了一件漂亮的事。

在電話裏，營長要我馬上到營部去。

我說完了話才走，說，最好我們馬上能夠開始攻擊。連長得意地但是含糊地「嗯，嗯」地答應着，點着頭，一味要我直接去報告營長。

見了營長，我說了我底意見。營長，溫和地微笑着。這樣的大事，他底權力決定不了；並且司令部裏是早已有了決定的。我失望了。但是我還希望師長能夠照他說過的話來做。我憂慮着，時間是不等人的。我沒有辦法，向營長提出第二個計劃來：我們現在就去佔領橫濱河一綫，馬上構築工事，控制橫濱河。並且把天通庵橋與青雲橋先破壞了。那樣，就祇有我們攻擊的時候，敵人沒有攻擊我們的餘地。

營長又用溫和的微笑拒絕了。

我走了回來，一脚跨進門就一聲長歎，倒在胡春樵給我鋪好的臥具上。弟兄們吃了一驚，不敢問我，走路輕得像貓。遠遠地有人私議着我。

我們底人已經接了防了。

天黑下來。

道：

忽然我想起，從青雲橋回來的時候，我看見有幾個兵在橋上，看見我們就跑掉了。我問

「今天誰到青雲橋去過？」

「沒有，沒有，排長！我們沒有。」段其祥回答。

「哪一個去？」中士副班長蔣光錫說。

「我看見有幾個人的。」

「那不是我們。大概是別連底。」

「別連底？怎麼到我們底正面上來？」

「那不知道。」

「排長！大概你看錯了。嚇嚇嚇哈！」應得標敲去了吸殘的紅烟灰，扁闊地乾笑着。

我實在看見過有人在青雲橋上的。

有人在角落裏發出酣暢的鼾聲。

是濃黑的夜，星也看不到一點。人全睡得好好地，有在夢裏含糊地說話的。忽然連長有

命令來，把幾個人驚醒了。那命令上說：把第七班調到嚴家閣路上去，向敵人警戒。接着又補充了一條，把第九班也控制在嚴家閣路上。我擦了擦眼，還想睡。但是我下了命令：七、九兩班集合。

黑夜中的電燈特別明亮，如中秋底皓月，把柏油馬路也照得發白。人分在道路兩邊，謹慎地提着槍，選擇了黑影裏走。前面兩個預備做哨兵去，槍上上了刺刀，走過電燈下面，有的時候有一陣刺刀底銳光。段其祥率領兩個哨兵到前面去，我把第九班底人安置在一家紙店裏。第七班底人全在道路邊，坐着，或者抱着槍立着。人並不想睡覺，期待着槍聲與敵人，緊張，但是平靜，愉快，但是焦灼。段其祥不久走了回來。

我走到步哨綫上去。

鬧北是平靜的。道路橫在刺眼的電燈光裏，沒有一個人，沒有一輛車；祇有一隻狗悠閑地走了過去，遠處偶然有一聲、兩聲的狗吠。

步哨躲在電桿的影子裏，兩眼向綴着電燈的幽黑的無盡的前面看，偶然不耐煩地蹀一下脚，地上勃發出一聲悶響。

「注意一點。」

「是！」

我走到嚴家開路口西寶興路上去，一樣是燈光耀眼與無人的街道。
我走回來。

第七班底弟兄今天沒有時間睡覺了。我走到第九班去，一看，應得標在昏黑裏吸煙，由他底多痰的半啞的一聲低咳我知道了那坐着的黑影是他。一個人鋪一張白紙睡在簷前，我望進去，看不出是誰來。

「誰！」一聲短而有力的詢問，從門邊閃出一個哨兵來，迎着我，挺着他底刺刀。

「排長。」

聽見是我，應得標立起來，走到我面前來，口中仍舊含着烟管，一明一暗地吸着。

「排長！」低而仍舊多痰的聲音。「怎麼樣？」

接着又從昏黑裏鑽出幾個人來，包圍了我，睡在地上的人也綫綫響着爬起來，緩慢地走過來。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迫切而碎瑣。

「沒有什麼，一點什麼也沒有。睡你們底去吧。」

有的又走回去坐下了，有的又躺下來，繃繃了一會。應得標把烟管交給熊建華，熊建華立在門檻上把烟灰在牆上敲去了，裝上新烟，擦燃一枝火柴，把臉照得黃亮了，那樣吸起來。

「爲什麼我們還不打呢？」

突然，彭輝提出了這不是一句話所能够答覆的問題。他底聲音是還沒有清醒的。

「不知道。」我心中空虛。

「排長！這個時候不打什麼時候打啊？」

「我也不知道。」我真無味。我不高興說話。「哼！或者，還是他們來打我們吧。」

「自然，你不打人，人不打你嗎？」

我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下來休息，閉了眼。

忽然，一種龐大的聲音連續起來，像巨大的空汽油桶子在馬路上滾着滾着，一個還沒有過去，一個就跟着過來，滾着滾着滾着……

夜驚醒了。士兵們都走到道路中央來，向前看。各處的狗大聲叫起來，雜亂，驚嚇。夜驚醒

了。

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汽油桶子滾着滾着滾着……

人都從夢裏醒來，從黑影中鑽出來集結到一處，驚疑不定，彼此探問，有人開了窗子在樓上說話，有一個人開了門拖着拖鞋「拍搭拍搭」地走到路上來，後面的人擠在大門口。

「什麼事！」

「我正想問你這個小舅子呢。」

「排長！這是……」

我也聽不懂。

這聲音是從敵人方面來的。這一定是敵人在那裏弄什麼東西。自然這對於不懂的我們正是有絕大的關係的。

哨兵跑回來報告，喘着氣。「排長！排長！排長！敵人那裏不那裏不知道……什麼怪響的，——你聽！——我們聽了很久……」

「知道了。原地監視去吧。」

回過頭來，我派了彭輝與一等兵陳龍飛，要他們到前面去偵察一下，看到底是什麼事。彭輝是一個最年青的兵，是廣東人，有亞熱帶人特有的熱情，機警。陳龍飛和一般四川人一樣，會說話，他更特別愛「吹」，但是他結實勇敢，並且也有一手可愛的鬼聰明。他們向我扶槍敬禮，上了刺刀，裝好子彈，和出籠的雞一樣快樂地拍拍翼子半飛半跳，一下就不見了。我踱着，跟在他們後面。到了西寶興路上，那聲音特別響亮，像就在前面；並且裏面可以聽出來夾着一些低低的「釘釘鏘鏘」的聲音，我聽了好久，那一定是工作器具尤其是十字鎬底聲音，後來，我又聽到了一種鋸木頭的聲音。顯然的，那是敵人在那裏做工事。偵察回來，報告說橫濱河那邊敵人開始做工事了。一點也沒有錯。我們回來。當我們走到步哨綫上的時候，哨兵一等兵何凱對我說，他也聽到了十字鎬與鋸子底聲音，問我是不是敵人在那裏做防禦工事。

汽油桶子滾着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我一點精神也沒有，一坐下來就低了頭。弟兄們問我我也不答應，問得急了我就發怒。

「你問我幹什麼！」

我們沒有機會再攻擊敵人了，橫濱河已經被敵人控制了。活的情況與死的戰術，現實的形勢與空想的軍事計劃，我們怎麼不失敗呢？以後橫濱河底爭奪，我們要流多少血呢？橫濱河底泥水將換置熱血了。但是，假使我們能够在兩小時以前開始攻擊，是一定可以佔領敵人底司令部的。假使那樣，敵人失去了首腦部，失去了陸上最有價值的根據地，甚至是全部根據地，那黃浦江裏的海軍，因為要脫離陸上的威脅就得逃到吳淞口外去，那日本在上海就完了。可是現在他們卻沿橫濱河佈防起來，而我們老是等。雖然我們底兵力在三師以上，敵人不過是總數一萬名的陸戰隊與在鄉軍人。我們底將官們已經給我們決定了命運。

「決定他媽啦！屎！」

我本來默默地坐着的，弟兄們也都睡的睡，想心事的想心事，我突然罵了這樣一句，有幾個人睜大了眼來看我。我立了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塵，走進屋子去，嘴巴裏牢騷地咕嚕着。

「關我小排長屁事，老子也睡一睡去。」

醒着的弟兄不懂地望着我，雖然看不見，從他們影子底姿態我看得出來。

八月十三日。

天一亮，我就下令開始做工。

人正忙碌着：有的在一家工廠裏背出大木箱來，有的在什麼地方搜索了鐵鍬之類出來，有幾個人在挖土，有幾個人攔住了過路的人，要求他們幫助我們做工，有幾個商人樣子的真走來給我們裝麻包……忽然連長來了命令：第三排仍舊回到宋公園路去做連底預備隊，把陣地交給第二排。第二排排長顏景愛已經帶着他底一排人來了，黑着臉，腳給釘子刺傷了，拐着。

回到了小廟裏，沒有事，我走了出去。工兵們在中山路邊的草地上做工事，脫下了草綠色軍衣，全穿着白襯衣，袖管高捲着，露着精壯的兩臂，大圓鍬一下去，拋出一大塊黃黑的土來。附近的小土堆，都做成了掩蔽部。道路右邊空地上，蹲着兩門戰車防禦礮，偽裝着，遠看過來，祇是一些樹枝。立在這裏，向右前方看，敵人司令部上的瞭望臺那樣高踞在一羣屋頂上，太陽旗底飄動也看得清楚。那末，我們在這裏做工事，敵人是能够看個清清楚楚的。有人抬着有刺鐵絲到前面去，大膽地走在道路中央。

還有很多人留着。他們新鮮而又緊張地看過路的兵。看我們做工事，大膽地步近戰車防禦礮去，給哨兵一喝又慌忙地退了回來。人仍舊在那裏搬東西，連板桌也裝在小車上推了走。有一擔東西，一頭是鍋灶、碗、碗廚、舊腳盆，一頭是一張棕綳、一個半新的馬桶、幾把松柴……後面跟着一個蓬頭女人，左腋下夾着一大包衣服，右手提着一籃雜物，裏面還有一些小菜。

說是戰時狀態呢，是說不是戰時狀態呢，也是。

我又走回來睡覺。

「槍聲！一個睡在神龕邊的人坐了起來，雙手抱住膝頭，看天的鵝一樣側了頭諦聽。

「槍聲！槍聲——」

人一下全爬了起來，有幾個連忙着裝，子彈帶「嘩啦」地響，工作器具「釘鏘」着，有幾個丟下了屋子裏的東西，一下衝到門外去。滿屋子的混亂，混亂的人影，混亂的脚步聲。

我戴了鋼盔，扣好了子彈帶，把「快慢機」從木盒中抽出來，裝了子彈。我也衝出門去。各處的人像一陣大風裏的灰沙一樣奔跑着，一羣跑過來，又一羣跑過去，跑落了一隻

鞋子，慌忙地拾起了，一面跳着走一面穿上脚去。有一個小女孩子哭了起來。一個女人艱難地用一雙穿着半高跟鞋的脚跳躍着走路。又有一個女人歇斯特里地高叫着向巖家閣路奔跑而去。

「拍——」

「拍拍——」

「嗒，咚——」

「嗒，咚，嗒，咚，嗒，咚——」

「拍——」

「嗒，咚——」

槍聲從左前方來，密密地，像一陣鞭爆在祭神酒前。

「排長！排長！怎麼啦……」

「真打起來了啊！我奮興得心跳得發出大聲，喜悅得像過年的樣子。」

「排長！我們衝上去！」

「傻子——我也想呢。可是我們得等連長底命令。」

人不是瘋狂地奔跑着，就是半傻地立着，向槍聲來處伸着頸子，睜大了眼；各處的人都從屋子裏出來，擠在道路上或者屋簷下。

「拍——」我們底中正式槍聲。

「嗒，嗒——」敵人底三八式槍聲。

「咕咕咕，咕咕咕……」這聲音從更遠的地方傳來，我們底重機關槍終於也向日本法西斯蒂射擊了。

「噶噶噶噶——」敵人底機關槍吼叫着，聲音特別尖銳，聽起來十分切近，像就在頭上一樣，「的的的……」後來我們知道了，這是慘無人道的「炸子」就是國際上所咒詛的達姆達姆彈！自然，第一次聽見這聲音是不免有些惶惑的，但是就是再毒辣的兵器，也動搖不了我們抗戰的意志。

「打了打了！」

「好了，我們有幹的了。」

「幹！幹他奶奶底雄！」

「排長！怎麼？連長底命令還……」

「總有我們打的。」

「我沒有第一個開槍，唉！」

「我也想由我這一排第一個開槍呢。」

「排長！何忠祥找你。」

「鏗！鏗鳴……轟啦！」

敵人底礮也開始了射擊，一個礮彈嘶叫着從我們底頭上飛過，落到後面什麼地方去了，大聲爆炸了。

「鏗！鏗鳴……鏗鳴……」

又飛過了幾個礮彈。可是我們並沒有聽到爆炸聲，不知道由於來了連部底傳令兵分散了我們底注意力，還是由於別的原因。

「報告排長！」何忠祥一面說話一面舉起祇有三個手指的右手來觸在遮陽角上向

我行禮，「連長命令，第三排趕快準備好。」

「是！」

和我同時，一個兵叫道：「還等這個時候來準備嗎！我們第三排命令沒來就準備好了。」

何忠祥匆匆地跑步回去。

「怎樣，不是也有我們底麼？」

「是我，我一下就把日本人衝『跨』！」

「吹什麼，嚇我才——！」

「怎樣，咱們等一會看！」

上等兵俞仁義和陳龍飛各自逞能。

「鏗囉~~~~嗚嗚嗚~~~~轟囉！」

右後方大約二百公尺的一座紅色樓屋中了一礮，空中冒起一陣紅烟。

我看看我底兵，一個個都緊緊地握住了他底槍，有的一臉的光輝，含着笑，有的咬嘴唇。

唇沉默地望着遠方。我又看見了害病的高得勝，他底臉色黃得像一種泥土，可是他底腰也那樣挺着，手裏也那樣緊握着槍，口中還悠閑地叨着一枝紙烟，這是槍聲起來以前我沒有看見過的。我本來看了他們就發愁，抱歉，有的時候還憎恨，現在看了，卻喜悅。我再看看陳中元、梅小龍、關士邦，他們也喜悅與興奮，一下全沒有了什麼病容。最奇怪的是關士邦，他平時那樣害怕，在火車上還十分憂愁，到了這個時候也不過如此，不過臉色有點發青就是。

在槍聲沒有起來以前，我還不敢相信這次真會發動什麼抗戰的。過去的屈辱與他們底政治態度使我懷恨這些人，更談不到信賴。可是，現在，這已經由從我們這邊發射出去的子彈給我證明，中國真正抗戰了！雖然第一發子彈並不是由我發射的，其實，祇要有人發射第一發子彈，祇要有人發動抗戰，這在我是同樣值得喜歡的，我都有最大的喜悅。

「拍拍——」

「嗒，嗒——」

雙方不斷地互相射擊着。

一個兵口中興奮地叫着「幹起來了！幹起來了！好啊！」跑進門去，把一個舞着兩

手的兵撞了一下，把那快樂地噴笑着的唇角撞出血來。但是他們並沒有起衝突，和好地，祇和平地罵了一句：「你媽底高興得眼也肉瞎了。」

幾個兵拉着手在門邊跳躍着，像一羣天真的遊戲着的孩子。

一個兵走着臺步用打嚴嵩的調子唱着：「忽聽得槍礮響一聲，在開北來了我這革命軍——」

總之，如鬱悶的雲層裏逼出了暴風雨，開北打了起來！

一九三八，四，二九。衡山，師古橋。

從攻擊到防禦

原則是早就決定了的：戰略上採取的是消耗戰，戰術上採取的是決戰防禦。

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的關北，有一個高大、明朗的天氣。人底心也高大、明朗，像所到的地方並不是血和火的戰爭底門，而是自由、解放的、幸福的道路。不怎麼深的青天上有不多地幾小塊白雲在金屬的日光裏悠閒地浮動，下面，映照着紛亂的人羣、軍隊和人民：軍隊已經展開，陸軍第八十八師底一個團，第五百二十三團，佔領了青雲路至八字橋一線的正面，縱深從西寶興路附近展到柳營路底尾巴。它底右翼是第五百二十四團和上海市保安隊，包含着商務印書館一·二八的遺骸和龍頭那樣高舉着的北站大廈，一直和租

界接合。左翼是第二百六十四旅底一個團，陸軍獨立第二十旅和陸軍第八十七師，從方家木橋通過江灣，直到吳淞，第五百二十七團或者第五百二十八團，作爲師底預備隊控置着。這個時候，一條路上有兩門戰車防禦，用人力挽曳匍匐在行樹下面。中山路上特別忙亂，工兵營在道路兩側草地上構築掩蔽部，重機關槍掩體，密集地穿着白色襯衣，遠望過來像落滿一地的殘梅，每一個人都彎着腰，黃黑的泥土一鍬一鍬地拋到空中又落到地上，新土底顏色使草地底一碧綴滿暗黃斑點，其中一部分還到什麼地方去埋設作爲地雷用的藥包，或者迫擊礮彈和手榴彈；來來去去的傳令兵在腳踏車上飄忽得像水邊搶食的小魚；有一連步兵住在一處玻璃公司裏，兩個藍衣的火仗正抬着一箱手榴彈走進門去；一門二公分一的歐力根小礮停止在路邊，用樹枝掩蓋着，一個軍官把自己底鋼盔做坐具坐着吸煙，一羣兵散坐在牆邊樹下，一個礮手在檢查礮彈；七、八個兵抬着七、八捲有刺鐵絲走過。和西寶興路直交的每一條道路路口附近，人用麻包裝滿了泥土新造或者加強巷戰用工事，軍隊和人民一同工作，幾個人挖土，幾個人裝土，幾個人把裝好土的麻包橫斷道路地一個一個疊成那麼一道；缺乏麻包的地方就用兵士們自己從各處找來的裝運貨件的木箱、鐵皮

和木頭的空桶、竹製的籬筐之類來裝土；也有用桌子、門板、鐵床、玻璃燒鍋等東西凌亂地堆着的；或者把路面挖一條溝，簡單地用除土鬆散地堆積在前面了事。人民不比軍隊少，搬家的搬家，幫助軍隊做工的幫助軍隊做工，沉着的仍舊若無其事地做自己底工作，或者立在門前路邊閒看。

不遠的地方，敵人司令部上的海軍旗有一種挑釁的姿態，倨傲和無視，玩弄着天空裏的微風，賣弄地伸伸拳頭伸伸脚。但是現在敵人已經嚴整地戒備着了，昨天，整整一夜地是混亂的工作聲和汽車的牛叫。我們到達閘北已經兩天，還沒有下攻擊命令；並且有利的橫濱河也不屑佔領；人祇有吃飯、睡覺，焦急得跑到道路上來胡亂張望一陣，又沒勁的怪樣子走了回去。

但是終於來了命令：第一營向青雲橋、八字橋等處攻擊。

假使我們取得了八字橋，那敵人不但不能够向江灣伸過脚去，我們更可以從這裏獲得一條深入敵人心臟的路，把敵人包圍得更緊，隔絕牠底外援，威脅牠，壓迫牠，甚至殲滅牠。

第一營底作戰部署：第二連附重機關槍一排，正面地主攻八字橋；第一連在右翼，向青雲橋、中山路、民生路當面之敵佯攻，牽制敵人，聲援第二連底攻擊；第三連爲營底預備隊，在第二連後依戰鬪進展跟進。第一營後面，有迫擊砲一排，還有別的步兵。

第一營營長蕭冲漢是三十多歲的一個矮小的廣東人，階級是超級中校，說話的時候常常嗅辨什麼氣味一樣鼻中接連地響吸着氣，還愛聳聳兩肩，眼看人的時候有一種介於威嚴和仁愛之間的強光。不久以前，他到上海、寶山、嘉定、崑山、常熟、蘇州各地來參謀旅行過，地形、戰術都細密研究過，敵情和自己底企圖也完全明白。他沒有把敵人放在眼裏，受領了命令仍舊是一臉溫厚的微笑，用鬆懈的聲音說話。他知道，我們底大軍還沒有集結完畢，尤其是礮隊還沒有到，今天的攻擊並不是嚴重的決戰，要一營人奪取敵人底司令部，尤其是在敵人已經警覺了的狀態下面，這像用一杯水去熄一車柴的火，是不可能的；這祇是一個證明態度的抗戰發端，驅逐敵人還得略等一等。並且，師長底主張是步步爲營逐漸推進的。『穩扎穩打』，冒險的絕對進攻是不被許可的。一營人底作戰部署，這樣才決定下來。他心情輕鬆，又聳聳兩肩，望了一望碧天。忽然想起春天的南國來，覺得這氣候好得太像，和一。

二八所經驗的全然不同，沉醉着，直到第二連連長柴正源和他說話的時候他才瞌睡的人給蚊子尖刺一下地眨眨清醒的眼，鼻中發問一聲沉濁的『唔……』

忽然，左翼起了一片激烈的槍聲，像夏夜原野底遼闊的蛙鳴；但是不久仍舊恢復平靜，平靜得像無風的一池水。

時間是上午九點多鐘的樣子，一營人開始在出微汗的日光裏喜悅而新鮮地向橫濱河挺進。一個兵拍拍走在他前面的兵底背脊，那個兵回頭來看，以為有什麼話說，這個兵笑了笑，伸伸鮮紅的舌，並不作聲，那個兵微笑一下，回過頭去。這個兵一連拍了那個兵底背脊四次，做鬼臉四次。末了一次那個兵討厭了，把手向後面一摔，罵道：「你討厭什麼！」這個兵捫着嘴好笑，微微彎了腰，幾乎破壞了行列地落在後面四、五公尺。

第二連一連人由柳營路攻擊前進，利用着一路的樹林和房屋掩蔽着接近敵人；二、三兩排為火線，第一排為預備隊。

八字橋是水泥的。過橋以後兩側是竹籬，樹木很多，再過去一點有一道堅固的圍牆，這是有軍事的價值的。道路上一樣有麻包疊成的工事，有幾個哨兵。附近還有一座狹小的黑

色木橋。一班人偷偷地摸過橋去，沿着竹籬散開，敵人並沒有發現。其他的人在橋底這邊，沿河伏着；有的還在後面；有一班佔領了河這邊的一個發臭的牛皮廠，向敵人架好了輕機關槍。但是，當他們還想偷偷過橋去的時候，敵人底步槍開始射擊了，接着輕機關槍也一個罵街的女人那樣尖叫起來：

「嗒，嗒，嗒，嗒，嗒！」

「噠——銅，噠，噠，噠，噠，噠——銅銅銅銅——」
「嗶——嗶嗶嗶嗶嗶嗶……」

兩軍底前端這樣接近，三、五十公尺。

首先和敵人接觸的是第二排底第四班，接着第六班也從牛皮廠底一個窗口射擊敵人。幾個敵人給打倒在地，裏面一個一隻手像給火燃燒着的頭髮那樣在空中畫了個扭曲的半圓，緩慢地抽搐了幾下。第五班有四個人給敵人打死在橋邊和橋上，一片有光澤的血和太陽爭鮮紅，把灰白色的橋面染過了一部份。一個兵兩條腿給敵人底輕機關槍集中火力打了下來，他兩隻手緊握着橋欄那樣痛苦地扭動着身體，彷彿要把橋欄拆下來的樣子，但是他底力量不夠，他那樣淒厲地呻叫着，一陣日暮的秋風吹過樹林一樣，聲音曼長，由

低而高又由高而低，裏面還夾雜着半枯的葉子底顫觸和小鳥底啁啾，但是當另一個兵匍匐過去想幫助他的時候，他那蒼白的嘴唇裏卻吐出霹靂一樣的吼聲來：「你管我幹什麼！——」接着聲調又忽然軟弱，沉悶的簫聲一樣顫抖。「打你底去！打你底去啊……」一個兵一抬頭，死了。一個兵突然一個躍進，想衝過橋去，迅速得像一隻燕子，彎着背脊像一隻人猿，但是他才到橋中，給什麼笨重的石頭一樣的力量猛撞一下，那麼彈簧一樣軟了一軟，第二粒子彈使他倒下了。

一個接着又是一個，手榴彈在空中翻滾着落到圍牆裏去，「鏗啞——鏗啞——」在白烟裏，敵人底一挺輕機關槍沉默了。又是手榴彈。

重機關槍開始在橋邊準備射擊，但是位置低了，橋擋住了瞄準線，根本不能夠射擊，更說不到超越射擊。中尉排長俞標吼叫着，叱罵着槍長，一臉火紅。一挺重機關槍這樣就到橋上來，冒着「撲，撲，吱……嘩啞！嘩啞！」地叫着的子彈，射擊起來，子彈打在麻包上，打在紛亂的敵人裏，打出一片瀰漫的烟灰來，多數敵人逃進圍牆去，七、八個給打倒了。敵人的輕、重機關槍全數開始猛烈掃射。立刻，這裏另一挺重機關槍和六挺輕機關槍也發揚高度火力向

敵人制壓。雙方底子彈都和夏天的暴雨一樣，橋面也給打得冒烟，破碎，有碎屑跳起來。從後面來的迫擊砲彈拖着嘶聲一個緊跟着一個落向敵人底陣地，「鏗鏘鏗鏘鏗鏘！」人耳朵裏塞滿了混沌的大聲，砲彈爆裂，子彈尖炸，火藥氣體爆發，不能夠思索；眼裏遮住了混沌的翻滾着舒捲着的一片灰白的烟灰，突然從地上高高地向天空飛躍起來的一陣濃黑的泥土，難於細看事物，困惑在動的朦朧裏，沒有新鮮空氣，人所呼吸的是硝味。

人躍進，跌倒。射擊，匍匐，臥倒，呻吟，慘呼，血污，死亡……

終於兩排人全興奮地衝過橋去，一些人上了帶刺眼的白光的刺刀。第一排已經推進到牛皮廠和沿河一帶。第二排排長王佳壽高舉着自來得手槍。

敵人依據着工事頑強抵抗，少數的人向後奔逃，給打死在路上。

但是，正在這個時候，第一排正預備也衝過橋去，敵人底擲彈筒殘暴地密集射擊起來，橋底附近更打成一片迷茫。一個兵一身的血向前衝，血一點一點地滴在路上，像地圖圖例上的國界，同時，敵人底兵力增加了，有汽車聲音。敵人底平射砲開始震撼了每一個人底心，震撼了每一寸中國底土地，自然，這並不是單純的恐怖的震撼，這裏面更多的是憤怒和興

齋。「嗚！嗚！嗚！嗚！」——「嗚！嗚！」——「鋼！蕩！蕩！豁！喇！」——「鋼！蕩！蕩！」——「頭上玻璃一樣的天氣給一種東西割切着，前後、左右、左右的空氣在大聲裏給撕裂成一小塊又一小塊，粗暴地撕裂一次又撕裂一次……一挺輕機關槍中了一礮，和兩名射手同時把生命獻了出來。硝味更濃。弟兄看不見班長，班長找排長。這裏那裏呼叫，發怒。附近的房屋瓦聲「嘩啦」地，有一處起了火，黑煙像一枝擺動着的尾巴細細地豎在青空底一角，紅黃的火黯然地和太陽爭光，一羣巨蛇一樣盤絞着伸縮着貪婪的舌。

「不許後退！」連長底命令。

「不許後退！」排長一臉的汗從粗大的喘息裏騰挪出這樣的聲音來，又向前躍進一步，但是他立刻又臥倒了，艱難。

「前進！前進！」各處的聲音。

雖然沒有一個人不急於前進，但是什麼人能夠再前進呢，一抬起頭來就會死的。有幾個兵企圖匍匐前進，蛙一樣在地上爬一步又爬一步，結果還是放棄了前進的決心。沒有人勸搖，更沒有人後退。一個傳令兵剛開始向後跑，立刻像一片枯葉從高處落下來，痛苦地在

地上指滾，離開達到任務很遠。第二個傳令兵一樣受傷，躲到河邊草叢裏去。

後面的迫擊砲啞了。重機關槍沒有聲音，輕機關槍也射擊得異常吝嗇。祇有步槍還疏疏落落響着，命中敵人。敵人底平射砲延伸射程了，砲彈用不完的樣子，黃昏的歸雀一樣多地飛行的聲音把天空蓋沒了。後面又有地方起火，房屋中砲崩倒的聲音連續響着。敵人用砲彈阻住了第三連底增援，割斷了前後聯絡，並且使第二連退不下去。——假使敵人底海軍陸戰隊勇敢一點，來一個出擊，那第二連就完了。但是一輛戰車挾着震撼的金屬的巨聲出現，在這個爲難的時候，增加了兩挺重機關槍，彷彿要把第二連生吞活剝下去。

人利用竹籬，靠籬根伏着，掩蔽自己。但是仍舊不甘心地用步槍射擊敵人。

柴正源和蕭冲漢一樣矮小的湖北人，不知道擔憂好還是發怒好。他祇控制着一排人的兵力，在牛皮廠那裏，爬在一個窗口上張望着，他看見了很少地幾個人，他的二、三兩排還存在不存在呢。但是他沒法把預備隊增加上去。「討厭！」他肚子裏自己咕嚕。「殺頭麼——應該殺哪一個底頭呢！」他抖了一下，愈標忽然出現在他底面前，沒有了右下臂，面白如紙，一身的血，右褲管全濕，紅深得發黑。

「怎麼你！」

「報告連……長！」湖南人呻吟着，眼深遠而黑。「第一槍毀了。」

「那你，」他又抖了一下。雖然愈標是機關槍第一連底人，他和他卻有着同事七年的感情，他是並不怕血的，但是他看了朋友底血卻完全惶惑了。「你下去你下去……」拒絕地搖着手，他不要看，他把頭去看別的什麼，仍舊湊近窗口去張望起來。

「啊唷！痛……還有，還有一挺槍沒有人指揮了，唉……」

「你下去！」頭並不回過來。

一個傳令兵用綁腿和一些衛生包束縛了愈標底斷臂，扶着他走出門去。他閉了眼，眼前立刻凝成一個影子，那麼一個比他年青十四歲的女人，含着熟習的微笑，肚子神秘的膨大，那是他底留置在後方的懷孕的妻。他一驚，突然睜了眼，深遠的光有點茫然的憂鬱。「我不應該結婚呀——到了現在又悔什麼呢。」他想着，一下真切地感到戰爭底殘暴，日本帝國主義底兇惡的牙齒把他嚼得粉碎了。他底頭有一點發暈，像過度勞動後要睡熟還沒有睡熟這樣一種發暈。「我沒有一個錢，怎麼了？第二槍，唉，黃秋是指揮不了的……」他痛恨

着，想回轉去。但是他是這樣軟弱呀。「我應該靜一靜麼，不要多想……」他讓人扶着，閉了眼，蹣跚地走着，一下左脚絆在右腳上，一下右腳絆在左腳上。但是他一下又睜大了眼，問扶他的人：「唔，你聽，是我們底機關槍麼……」又起來一片槍聲，人沒法分辨。

柴正源在窗口上張望了一陣，攔弄着一雙手，愈標底影子固定地浮在他底眼前，他向東，牠就在東邊，他向北，牠就在北邊，他看着橋，牠就立在橋上，他看樹，樹就是牠，他不要看，他也不要想，但是他沒法擺脫牠。

戰車顛簸着，緩慢地駛過來。一個兵瞄準了他底展望孔，一個兵投擲了一個手榴彈。戰車底後面，有二十幾個敵人，分散在道路兩側，兩個散兵行的樣子，彎了腰，預備咬草地上的麻雀的狗一樣，謹慎的緩慢裏藏有矯捷，跟了過來。一個班長一連投擲了九個手榴彈，投擲得好遠，一個跟一個那樣翻滾着超越戰車直落到那些跟隨戰車的敵人中去，敵人開始混亂，像狗一樣奔跑，叫喊，躲避，倒在路邊，手中的槍拋在地上。王佳壽也投擲了幾個手榴彈。兩隻眼像偷食的老鼠。兩個兵挺着刺刀迎上去。戰車開始退卻，不知道爲什麼。

噠聲稀少下來，「鋼——」一個榴霰彈在空中炸裂，噠煙像一團晴空的捲雲，有力地

旋舞着。槍聲也變成偶然斷續的射擊。

第一排排長中尉趙明傑走到坐在屋角捧着臉沉思的柴正源面前來。

「連長！這不是辦法。」

柴正源抬頭看了一眼，有一點惶惑，他仍舊在想俞標的事，爲他底影子所苦。他記起了什麼事來地聽到了他底排長底話，點一下頭，又低下頭去。兵力太小。假使兵力大呢——那，容易，我們強渡，從兩翼夾擊牠。可是今天真有點……其實預備隊上來了也就衝過去了。

「小兵力的攻擊，怎麼成！這叫做是自己送死！」趙明傑一身憤怒，黃黑的臉皮顯得更黃，繃緊。

八字橋這樣就成爲膠着狀態，停滯下來。

第一連底第二排攻擊青雲橋，隊伍剛前進到橋邊，敵人也正到橋底那邊，形成了一個不期的遭遇，彼此都來不及射擊，一見面全向後轉，像把兩枝磁針底同極放在一處一樣。

上等兵侯方勝立刻跑到河邊的一幢小樓上去，輕手輕腳，心在跳。聽到有人說話，對岸的屋頂上，幾個敵人爬了上去，正在那裏架起輕機關槍來呢。他心跳得更急，有點發慌，連忙

把自己肩上的捷克式的輕機關槍放下來，打開腳架和托肩板，裝了滿滿一彈夾的子彈，「達達達……」一個敵人連輕機關槍一起從瓦上滾下去，另一個也受傷了的樣子，那麼不靈活地爬過屋脊去，隱沒了。他驚呼起來，「喂……」他急得很，怎麼後面人不跟上來？

後退的人，克服了混亂，重新向前。

敵人一個密集的縱隊行軍一樣搶到橋邊來，「達達達達……」打死幾個逃散了。雙方互相射擊。

第一連連長裴義，像一匹把頭在玻璃窗上亂撞的甲蟲，東跑西跑，後面跟着三個累疲乏了的傳令兵，他那樣呼喝着，帶着沉重的喘息和一種略帶畏怯的暴烈。

「不要跑過馬路去！——不要跑過馬路去！」

第三排底第八班推進到西寶興路、中山路口，佔領了一處醬園，一班人在飛灰裏忙亂地挖着槍眼。

第一排攻擊民生路直前的敵人。

四處亂打着槍，多數地方並沒有看見敵人，因為是佯攻，向屋頂射擊着，向牆壁射擊着，

向街道射擊着，槍聲像過新年的街市上的爆竹。

這一次攻擊兩個小時不到就結束了，隊伍仍舊退了回來。第一連有一個上等兵受傷；第二連犧牲了二十七、八個人，機關槍第一連死傷一員排長，一班多兵，毀壞了兩挺金陵造馬克沁重機關槍。

一個排長在他底日記上寫着：「今天我們應戰了，攻擊了，震動了閘北，震動了全中國，不，震動着世界的呀。但是，這經過祇有天曉得，我們很厲害地和敵人開了一次玩笑。自然，從這裏也檢查了敵人底能力，一句話，也不高明得很呢。」

外面沒有槍聲，更沒有礮聲。窗外有麻雀在吵架。梅墨法，步兵少尉排長，正坐在一張靠窗的沙發上。這是一家玻璃公司，桌子上堆滿了沒有畫好顏色花卉的花瓶，正中有一個玻璃缸，裏面有幾枝折斷的水草和一尾祇剩一隻大眼的疲乏的黑金魚，還有幾個『鴻圖大展』之類的銀盾；紅木牀上有漂亮的臥具，大紅綢被和湖綠色的有刺眼地紅綠的湘繡的枕頭；牀下和牀腳邊有一些舊鞋子。他就沉落在這些東西底包圍裏。他現在在回想剛才發

生和結束的戰事。他這一排是第一連底預備隊，位置在中山路上，和一挺重機關槍一起。他並沒有看見敵人，他祇是興奮地聽着第一線底槍聲。他底一排人給連長拆得稀爛，說是預備隊，第八班卻領受了連長給牠的向西寶興路攻擊的命令，第七班又調去增加第二排，他手中祇剩下了一個第九班。今天的一戰弄得他莫名其妙。他憤怒。

「這算什麼……」

但是他心上並沒有陰雲一樣的懷疑，他倒爲明朗的遠景的構想歡喜，他不過略微有一點迷惑罷了。雖然已經放棄了奇襲敵人的時機，今天的攻擊又一無所得，祇有暴露了自底底企圖、位置、攻擊力底沒有組織；但是兵士們是這樣活躍，像太陽初出的清晨新鮮空氣的樹林中的鳥雀；又十分堅決，不怕犧牲，並不是平時那種猥瑣的可憐的樣子。並且，既然中國底子彈已經向敵人射擊，就無異是一種民族永在和勝利的保證。他沒有理由憂愁，更沒有心上多餘的空間來安插憂愁。就是發怒也像是多餘的。默默地坐着，帶着弟兄們雜亂一陣、謹慎一陣的說話聲，天漸漸地暗下來，他兩眼凝望着的掛着一付泥金對聯的粉牆底明亮度漸漸褪色，他本來並沒有覺得，等到一下覺得了他就迅速地立起來走到窗前，輕輕吐

出一聲爲了變化太快的「啊……」

外面，火仗來送飯了，菜鉢子底聲音，說話聲音。接着傳令兵給他端了飯來，他什麼也看不見，房屋裏全黑了。他不要吃飯，祇是踱着，兩手抱在胸前，繼續沉思。

「我應該怎樣呢？我能夠怎樣呢？我希望抗戰；抗戰到了面前我做了些什麼？一開始我就什麼也沒有做。跟在他們後面我自己能夠做什麼？我自己，我自己也……」立住了，望了一望窗外的黑天。「我是完全茫然，茫然，完全茫然呀！我能够在抗戰裏做一個排長麼？我能够自信麼？在意識上我能够的，在技術上我就沒法肯定自己麼？假使，這關北戰爭由我來主持呢——」他忽然大怒起來，那麼兩手緊絞地抱住自己底胸，像枯草上微微冒烟的野火突然從平靜中灼灼烈烈地燃燒起來，憤怒而痛苦。「我也和他一樣狼狽麼？我不行，他們更不行！我完全給他們弄得茫然了，茫然像這個夜，一場糊塗，我不行啊……」

來了命令：祇有進沒有退，退後一寸的殺頭。

夜色十分幽靜，柔軟，人散步在裏面，有在海濱遠望的，祇覺得自然底伸展過於廣大，和自己底縮得更爲渺小的，並且帶一點茫然的那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情趣。類似提心弔膽，卻完全和恐怖相反。梅墨法，他不想睡，預備隊是應該養精蓄銳的，但是他今天心上有一點異樣，多了一點什麼或者少了一點什麼的樣子，他不想睡，他踱到了道路中央來。瞭望一陣，除掉右翼以外的租界上反照在青黑的天空上的輝煌的燈光以外，完全是墨汁一樣的世界：脚底像有無數深坑，額前像有無數極杌，人走路要用小心的嗅覺，但是實際上人底步子鬆閒散的；和緊張的局勢也不調和。一個哨兵底影子在一根電桿邊疲乏的鐘擺一樣弛緩地搖晃着。他把兩手抱在胸前。

忽然，他底眼亮了起來：像在山頂看日出一樣，從混茫的黑暗裏，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騰起來一線強光，那麼從厚厚的雲壁裏透出來，把附近的雲塊燒成金紅的紅熱狀態，接着，不過一瞬的時候，就把一大片天空染紅，就把一大片閘北底高高低低的屋頂烘托得凸出地深黑。他還沒有讓驚歎從喉頭升上來變成聲音，有開窗的聲音，有擁到道路上來的急促的雜踏的步聲，有人聚在樓上說話，閘北第一夜的火呵！四處的狗大驚小怪地開始用疑問的

音吠叫。

火延燒起來：紅的雲、灰黃的雲挾着閃爍的星在天空盤旋又盤旋，火焰比神話中的巨蛇更矯健地舞着他腥紅的津津有味的舌——延燒底速度大於末日底瘟疫。

火像維蘇威，那無賴，灌醉了酒，無恥地向平靜的人間嘔吐牠底殘暴和惡毒。

火像未來派底繪畫，用大塊大塊的紅黃畫出暴風雨底景色，風是紅黃的，雲是紅黃的，土地是紅黃的，天空是紅黃的。

火像古羅馬鬥獸場中的動物，紅了眼，染一身的鮮血，瘋狂的食肉慾驅使牠奔突來去，要把牠這個個體以外的一切血肉的生命吃個精光，響響地用牙齒咬嚼着，咬嚼着肉，咬嚼着血，咬嚼着骨頭，「嗶嗶喳喳——」四面包圍着的是像遙遠的但是極淒痛的秋晚風一樣地弱小的一片慘呼。

火中有小東西不斷地「嗶嗶剝剝」炸着。

火邊的電線像五線譜底影子，那歌曲不寫一個符號，不知道是咒咀還是歌唱。

面向火的一切都發光，距離再遠也一樣發光，鋼盔底輪廓發光，槍的圓柱發光，人的黃

臉皮發光，高大的牆壁發光，明紅的光，暗紅的光，黃的光，白的，光，活躍的光，憤怒的光，仇恨的光，反感的光，清醒的光……

西寶興路前是一個火海。

西寶興路前沒有天空，天空爲火所篡奪，沒有夜，夜爲火所驅逐。

「嘩啦——」一片屋頂倒下，火更抬起頭來，有大朵勝利的喜歡的新的烈焰升騰而

上。

「排長！」說話的兵眼特別烏亮，頭上的鋼盔和手中的槍一樣在敵人之前的黑暗裏發出光輝。「閘北會燒完麼？」

梅墨法，不但他底臉光也燃燒着，心上的毒焰更和火景相應地翻騰着。用憤無所洩的惡意的沉聲反問了一句：「你怕了麼？」他要用這話來打擊兵，出氣。

「不！」那個兵受了侮辱一樣，不平地，不管你是排長和平日的崇敬，用決然的聲音說道：「不是我怕。我是說閘北燒掉甚至全上海燒掉最好，中國沒有，日本牠也沒有！」

排長底自尊心給踢了一腳，像青青的天空飄過一小片白雲一樣，惡恨的心上飄過一

小片羞愧，想自己竟不如一個兵呢。但是他口中卻暴躁地喝道：「你比我懂！」說着，仍舊抱手在胸前，找事生非的流氓樣子，大步大步向前走。

忽然，一個兵從背後追了上來，膠皮底鞋在平滑而發着黯然的紅白光的柏油路上打出清麗的拍子，「排長排長……你不要去呀……」

但是他並不走回來。他立在一家木行門前，那一天攻擊的時候他到過這裏的。望着火，想，應該燒到西寶興路來了的；照最初的估計，那西寶興路是早燒成焦土了。火到底是近呢還是遠呢，他沒法看得準確，因此他是更憤怒了，像賭徒沒有看準確這一牌是『天門』還是什麼一樣。但是他憤怒的對象是火麼？是戰爭麼？是自己麼？是日本軍事法西主義麼？他底憤怒內容是這樣複雜的有點變態的。自從那一天攻擊回來，他很容易觸怒，要找人出氣，坐下椅子去的屁股也是發怒的，沉重得使椅子叫出「吱咯」，汹汹的氣勢像找母雞的紅冠公雞。

他望着火，想着——二八直後的一片毀滅的屠殺的瓦礫，想着在像古羅馬景物的中國公學底柳絲和夕陽裏他憑吊過的遺骸，中國軍隊撤退和上海停戰協定，想着比這更早

的繁盛的寶山路，海濱的大學和校園中三種顏色的菊花排成的 C · N · U · 三個大字……憤怒麼？他輕輕地喟歎了一聲。

終於，兩小時以後，火雖然還是瘋狂的，他走回來了。一路上全是兵和沒有遷走的「老百姓」，他回過頭來看看，這個奇景：人和建築物全是精緻的剪影，輪廓上鑲着一點柔和的微光，像要從天狗口中吐出來的月亮。再望望後方的遠處，天上的恐怖的火漸漸沖淡，烟霧也蓋不住全部天空，有幾點閃爍的星，眼一樣向下看着人。一家人家底幾片窗玻璃反射出血一樣的強光。

「一定是漢奸放火的。」

「那裏來的這許多漢奸——一定是日本人。」

他，無可奈何，田蛙一樣裝着一肚子憤怒，爬回洞去睡覺。

做工，做工，做工。

幾天的時間，人民走完了。偶然出現一個、兩個，命令上暗示以漢奸辦，兵士們更自由開槍。一個人給打斷了手臂，因為在兵士們底吶喝聲中逃走，下臂祇有一點皮肉掛住在上臂上。連長龔義胡亂問了他一陣，要傳令兵王鴻昌送他到營部去，王鴻昌在路上又打了他一槍，理由是「我看他底樣子就不像個好人」第二天看到了他底屍體，給雨打過了，肉給沖得成爲淡紅色的，腦炸開了半個像雞蛋殼，嘴和可怕的牙齒歪在一邊。

梅墨法禁止了弟兄的胡亂射擊。這很使他們不高興。他要他們把捉來的漢奸送給他，這樣，一次，半小時以內，他就審問了五個所謂「漢奸。」

一個不會吸煙，但是身邊攜帶了三盒火柴；一個搜出來一個無用的鏽了的鐵的鑰匙；一個有一個古錢；兩個不過經過而已。

一個，一走進門來就啞巴那樣忙亂地做着手式，說不明白，結結巴巴，「阿拉（我）阿拉……阿拉屋裏向（家裏）就來（在）啦此地……阿拉……阿拉就就住……阿拉阿拉……」口水亂噴。

一個穿白印度綢短衣的，給弟兄們一推進門來就幾乎給門檻絆倒，面色慘白，手指怕

冷一樣瑟縮的，兩眼茫然失神，到上等兵段清生用暴烈的聲音威嚇他：「你是漢奸！你不認也——」把機槍「切擦」一聲打開，他就兩眼一閉，腿軟弱的彈簧一樣一顫，要暈倒的樣子。

他問他們爲什麼懷着這些東西，他們都說不出好聽的理由，帶火柴的一個，嫌疑大一點，但是他底火柴每盒都是滿滿的，盒上也沒有擦劃痕，他可以說的理由就是他偶然買了帶了這些東西。

他宣佈他們無罪。

弟兄們更不高興。甚至說：「排長！你放掉漢奸，我們可不管。」

但是立刻就明白了：這些「漢奸」們，給宣佈了無罪以後，個個活躍起來，給兵士們送香煙吃。哇拉哇拉說起話來，說到六三花園底地道，說到公達紗廠敵人底軍火儲藏量，說到日本坂山去的走法，敵人兵力和散佈，說到八字橋大約有多少敵人，說到西寶興路在一二八以後給敵人改名亡國路，走過的女人要脫下褲子來看……

他們走了以後，梅墨法底面色和聲音立刻嚴厲起來，嚴厲得像高峻的山峯。他在屋子

裏來回踱着，抱着兩手說道：

「你們來幹什麼的？」他威稜的眼掠了圍住他的弟兄們，他們立刻都立正了，手掌敬懼地平貼在兩腿上，彼此偷偷互望。「來打日本人的？來救同胞們的，還是來打中國人自己的？……假使我說你們是漢奸，問也不問，就是一槍，你們心裏怎樣？」

弟兄們走出門去以後，他捧住了額，伏在堆着玻璃瓶子之類的桌子上——但是他立刻又憤怒地跳了起來拍了一下桌緣痛苦地叫道：「政治，政治，政治呀！」

他忽然看見，桌子上的幾個銀盾，不知道怎麼的祇剩得紫色木頭了。

敵人方面的連續的高射礮聲，這是美麗的金屬的炸裂聲，「鋼啣！鋼啣！噹啣！」夾在裏面的是敲皮革一樣的高射機關槍饒舌的聲音。

人搶到窗口去，幾個人爭奪一個位置，後面的人把熱的呼吸吹在別人後腦上；人不管危險不危險，跑到馬路上去，抬起頭來看，興奮地指着：「是我們底飛機！是我們底飛機！」單「人」雙「丁」，一個人跑到草地上去擺布板信號。

三隻灰色的單翼機一下從雲裏鑽出來，一個等腰三角形，一陣繁響，敵人底二十幾朵

高射砲雲散佈在牠們附近，有一砲看起來像正打在尾巴上，但是並沒有真命中，牠們又鑽進灰色的低雲中去了。又是五隻，又是兩隻雙翼的。又是高射砲聲。又是一朵一朵的灰黑的烟雲，又漸漸地改變着角度，跟在飛機屁股後面。「嗚！」什麼地方的發動機加馬力的聲音。什麼地方炸彈爆炸的沉重的聲音。又是三隻，一隻給高射砲打散了，左右搖擺着像給打傷了，急急地逃走，但是牠一下向驕傲的海軍旗一個四十五度角的俯衝，「嗚……」頭一抬，落下了一個黑點，一個叛逆的禮物，在爆炸聲裏，牠安全地躲入雲層，祇有一個淡影，接着淡影也消失了。下面給牠一陣鼓掌。

「不錯！」

「中國飛機也有種勇敢！」

「哈哈，他媽底好乖呀！」

第二天又是飛機攻擊，人愈興奮，緊張，喧囂，擠在窗口上，爬到樓上，立在門前，跑到路中央，用一隻手遮住眼前的強光，張着古怪樣子的口歪着頭向天看，不管軍官們底禁止和喝叫，軍官們自己也要看，趕走弟兄爲的是自己可以獨占一個窗口，人所注意的是怎樣打擊

了敵人，並不是自己或者部隊底安全。

一樣是高射礮猛烈的吼叫，一樣是英勇地襲擊的炸彈，十幾分鐘以後，青碧的天空上祇剩下了一簇一簇美麗得變成純白像羔羊的烟雲。

但是半小時以後又是一次襲擊。

於是，第三次的襲擊，第四次的襲擊……

末後的一次，在沉重和無力的落日光裏，一隻雙翼機忽然那樣「嗚……」了一聲，擦一根火柴一樣突然發火，尾巴上，在明亮的火底四周，有短短的不像尾巴的黑烟，那樣向敵人陣地急速地降落。

人底心一沉，處處發出可惜的「嗚啞！」「喔！」

人到後來才知道，這是閻海文，還有一個美麗的血底故事，抗戰底火花。

空氣又平靜下來。楊樹浦那一角上，有一隻敵機低低地來回飛着，古怪樣子，肚子下面有一隻大鞋子向前突出。

有人說道：「單是空軍底攻擊，和單是陸軍底攻擊，錯誤有什麼分別呢？」

但是，因為空襲的恐怖，敵人海軍司令部上的戰團姿態的旗幟，一夜悄悄地收了起來，不再在中國土地上裝模作樣了。

開北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了：

敵人和我們都無情地射擊狗。人恨「偵探狗」和恨敵人一樣，一看見就射擊。因此狗嗅到了人底氣息，看到了人底影子，頭一低就陌生的白兔一樣膽小地拚命逃走。

有一隻狗，鵝一樣豎着細長的頸子和兩耳，圓圓地弓着背脊，尾巴夾在屁股縫裏，一步一張望，比賊更機警和輕悄地走在並沒有人祇有紅黑的鏽鐵皮和烏焦臭的斷木頭的火燒過的小路上，爲了嗅嗅什麼地方有食物。

人在什麼地方坐下來，總有一隻本來不睬生客的貓走來親近你，直豎了尾巴纏在人底腳邊，或者用頭來撞人底小腿，摩擦幾下，諂媚地叫着「妙乎，」甚至跳到人底膝上來，你推牠下去，牠會再跳上來的，跳上來用兩隻前爪在人胸上爬着爬着，像還要爬上胸上來。就是用重重地一脚踢了開去，牠仍舊會走來的。多的時候人同時會遇到三隻，甚至五隻。

並不是因爲人在抗戰，牠來慰勞，或者，倒因爲人是戰士，以自己底血肉換取中國土地上一切生命底存在，自由、解放的戰士，也能够分些他底慈愛給一隻中國貓，給中國貓底肚子作一點打算麼？

豬在柵子裏從早到晚地啃着木頭，啃得灰色的木柱露出新肉，啃得一處傷疤又一處傷疤，想還把自己養得更肥麼？

閒逸的金魚在池裏游泳着，彷彿並不聽見礮彈底聲音，雖然已經有開始餓死的，翻一個大白肚子，瞪一雙高灰白眼珠向天。

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簡直是災難的颱風！不但對於人類甚至對於牲畜；不但對於爭自由、解放的中國之子，甚至對於見糞便搖尾和向世界一視同仁地提供肉食的狗、豬；不但對於直接在礮火下的犧牲，甚至對於生活在玩物的和平裏的金魚……

祇有蒼蠅，有膏腴的犧牲者底血肉可吃，有過一夜就長一層橘皮紅的黴菌的棄飯可叮，特別繁殖，活躍在這個「東亞安定力」底陰影裏，滿滿地集在電線上，使每一枝電線粗大三倍以上。

火！火！

不斷的火；

到處是火，隨時是火；

火和晚霞爭競炫麗，火和潮浪比賽澎湃，火和山嶽一樣綿互，火和大海一樣汪洋；
遼闊的火啊，永遠的火啊……

敵人增援了，左翼一夜不斷的礮聲，窗玻璃輕輕發震，過一秒鐘「得得得……」地一聲低呻。

營長蕭冲漢撤職，新營長是做特務連連長的易瑾。

第一連分住在一家洗染公司和一家玻璃廠裏。連長襲義老鼠躲在洞裏一樣躲在深入地下的鍋爐改造的掩蔽部裏，嚼吃着從團部領來的慰勞品的蘋果、餅乾。弟兄們也一天

到晚地嚼吃慰勞品，不過那是多餘的和揀剩的；有一班人還從什麼地方徵發了一隻豬來剝吃。

天剛黑，忽然來了消息，第三營攻擊。

八九點鐘的時候，一排一排一班的默默的人流向前流去，祇有「沙沙」的步伐聲和細微的刺刀在鞘中的轉側聲。

不久槍聲一響，雙方底輕重機關槍一齊吼叫起來，流泉一樣沒有斷竭的時候。礮聲也發出憤怒和殘暴的呼聲，中礮的地方又是一場大火。

梅墨法，等着自己底攻擊，但是自己祇有做工又做工，把自己完全弄疲乏了。每一次，自己都站在攻擊以外，他是把攻擊看做直接抗戰的。因此，就像自己和抗戰血緣關係有些路遠，有渴望和幽憤。他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過一個敵人，倒霉，這一次又做了寄生物的第二線。他走出門來，憤怒和憂鬱是推不開的。他向前面望望，前面有什麼呢，黑的。一顆礮彈從頭上飛過。

槍聲斷斷續續地直到天色微明。

他還是立在道路上，等候什麼，上眼皮漸漸沉重。他看見了幾個傷兵呻吟着退到後面來，當爬越障礙物的時候，他扶過一個人。這個時候他又看見有幾個黑影，忍耐着痛苦，忍耐着艱難，口中或者鼻中有一種極低的嘶聲。

「前面怎樣？」他衝動地問。

「梅排長啊！」一個班長底異樣軟弱和悽苦的聲音。不知道怎樣認識他的。「我祇帶下來六個人。我們一連人全完了，連長也死了，機關槍掃倒的，噫，第八連也……噫，排長！我們已經衝了過去，敵人退了沒有人跟上來……後面給人一包，機關槍一封鎖，全完了，全完了！——我自己先左手……手掌上……帶彩。第二次又是腿上，不知道怎樣……要辛苦你們了，排長！」

在陣地上變得善怒的梅墨法，忽然眼裏滲出酸淚，說道：「同志！辛苦的是你們——」
第三營全營祇收容了不足一連人。屍體完全拋棄了，連長底屍體並不比弟兄們底貴重。

青天白日徽的飛機白天不再看見，所看見的全是紅日徽的。轟炸開始，飛機一天到晚在頭上「轟隆轟隆」把人趕到掩蔽部裏和屋子裏。一天三次的有規則的礮擊，上午一次，下午兩次，每次三、五十發，榴彈把土地挖一個洞，或者打斷一段交通壕，偶然也打死幾個中國兵，榴霰彈烟在空中旋舞，打不到一個人，燒燬了一些房屋，地上隨處是紅鏽的彈片，有完全不炸的大、小口徑的礮彈。地上還有炸碎的變形的彈頭，半個子彈嵌在路邊一根電桿上。敵人飛機一低飛，「嗚……」投一個彈，後方高射用二公分小加農礮和重機關槍就射擊起來。這樣，敵人底小口徑礮又臨時射出三、五十發的礮彈：「嗚……嗚嗚嗚……」敵人底各種口徑的礮彈，開始的時候，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不發彈。

開北漸漸地增加破碎的房屋，折倒的電桿，破壞的路面。

來了命令：加強工事，——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到第五百二十四團正面上來視察工事，才一看眼，就氣急。

營長底話：在長期抗戰裏，首要的是保存幹部，每一個官長應該有一個強固的掩蔽部，

無論到哪裏都要有一個沒有的嚴重處罰。

換防換來換去，換到天通庵路，換到民生路，換到指江廟路，換到濟陽橋，換到中山路，又換到民生路。

梅墨法，現在他是住在茄子田裏的一個小小的掩蔽部裏。這個掩蔽部，看來像個墳墓，他厭惡牠，並不是看了他會想到死，更不是爲了牠底不詳，倒因爲牠底特徵，埋藏的不是屍體，腐敗的血肉，而是活生生的人，不安分的但是被強制着的一身精力和又熱又辣的粗大呼吸，他要火快帶了來一份申報，全是血戰和勝利的字樣，但是自己是躲在掩蔽部裏，像個刺蝟。他一心厭惡，難以分辨那到底是憤怒呢，還是真是厭惡的厭惡。他把報向頭邊一擲，報仍舊落在自己面上，他用手掌一打，報給打破了一塊。他一下鑽出掩蔽部來。

外面是不怎麼強烈而透明的日光，圍住他底掩蔽部的是一大片的草地，也有豆子和玉蜀黍之類種着，縱的，橫的交通壕蛇一樣蜿蜒地伏在雜亂的植物裏，這些植物發出新鮮

的綠色，綠色的香氣。

「自然是偉大的和平呀！」他動了詩意地想着。但是一瞬間他底情緒又惡劣起來，像虹消失在黑雲中。一隻輕轟炸機正從左翼雨後的蜻蜓一樣平穩地向他飛來。「這空間，這裏有的應該是自由，自由的生活，帶着笑聲的家庭。」他看見了飛機，因為光底刺眼看來是淡淡地難於發現的灰白色的鬼魂一樣的東西，他底耳朵熟習於搜索幫助了他底眼，但是他躲避。他轉頭向後看，草地底邊緣，距離三百多公尺，一些牆壁殘缺得像蠶吃剩的桑葉，一家人家傾斜着，屋頂上的瓦全落下來，椽子露着給拆散得像一把破傘。右翼中山路上又有烟火，一條毒龍把爪子攫取青空上的白雲小片。「但是這裏有的卻全是毀滅，不管你是有生物或者無生物，法西斯蒂底世界而我們又——不但我沒有機會開一槍，我們全不會實行攻擊了的，我們底目的像是守住閘北就夠了，不，我們底樣子不是戰爭，而是敷衍，像舊戲中的跑龍套的角色，這叫做我們底抗戰，用比頭號字更大的字在報上登着的抗戰，血寫的歷史的抗戰麼？」飛機一轉身，中山路方面敵人又射擊了十幾砲，砲雲在空中滾着不肯散，又是空炸信管的榴霰彈，有燃燒的副作用的。「這是和敵人客氣，——敵人可不客氣，你

看這個這不是政略不够，就是，至少是戰略不够；假使是英勇的怯懦更壞事。」他摸摸下巴，鬍子長得發軟了。「敵人以為巷戰是人拚人，不幹。這樣我們底軍官們才能够在掩蔽部裏吃紅燒雞肉、酒，甚至把太太偷偷接在掩蔽部裏來；我們底兵士放哨以外就打牌，燒東西吃，有的是豬、墨魚、南瓜、四季豆……到什麼地方去揀些心愛的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東西。唉！我也在抗戰裏麼？這也是抗戰麼？」

他一蹶脚，「拍——」地一聲，一個彎了腰身上披着黃一塊綠一塊的偽裝網跑來的兵驚疑地立住一下，他看見他手上抱着一些蚊香、紡綢褂子、一條黃灰俄國毯子。

「而我也因此能够在硝味裏享受和平……」沉思一下。「小兵力的攻擊等於不攻擊，小兵力的攻擊不過是敷衍抗戰呀。失敗了，不檢查原因，反被教訓得在敵人前安分守己地不動，說是『攻勢防禦』最近又聽說是要死守閘北。」他憤怒得忽然出了淚，眼角酸澀。「我們憤怒的手臂不過八十生的長，敵人底礮彈三、五百公尺距離可不稀奇，於是一團人一天給打死兩個、三個，說我們底犧牲最少。」他向弟兄訓話一樣編成了一串激昂的句子，但是那是無聲的，到了這裏卻真正大聲罵了起來：「他媽啦狗屎……」

於是，他望着一個紫色的向下掛着在綠葉裏的茄子，但是他眼無所見，那麼喃喃起來：「防禦，至多不過守住原陣地，進展不了一寸，打不倒敵人。敵人底礮彈今天打在前一百米，明天打在後三十公尺，總有一天打到的，也總有一天要打毀的，那就一點突破，全線動搖了！……糟糕了！你說不是？……你知道敵人從什麼地方來打你呢？在什麼時候來打你呢？早上八點鐘，還是你吃午飯的時候呢？他還可以集中三百門礮打你底一點。」他完全瘋狂了。胸激動地大起大伏，兩手絞着扭着，以下又變成無聲的心語。「假使我們攻擊，那條件不是相反麼，假使我們又奇襲呢，夜襲呢？——爲什麼不早下手啊？爲什麼拿小兵力來開心呢？……裝備相差太遠，放屁！攻擊倒是避免敵人優勢火力的唯一辦法。那些飯桶！但是我們是這樣的攻擊，這樣的防禦，——『攻勢防禦』麼？我看以後是我們祇有死死的防禦了，結果弄得什麼也沒有。我老太婆一樣多心麼？你看這樣子不是防禦是什麼！」

他腦中的東西又變成混亂的一束：攻擊和防禦，戰爭和平，憤怒和憂鬱，抗戰底光明和指揮底灰色，茄子，日光，接着又想起來三月的西湖，母親底慈顏，和平的家庭生活……

「我到掩蔽部裏去等礮彈吧！」他叫着，一彎腰，又鑽進那個小黑洞去睡了。

一班人在做工，除掉射擊位置，要把臨街的房屋全堵塞起來。射擊位置全是裝滿了土的麻包堆成的，從地上堆到觸到樓板，像米廠底堆棧。別的房屋被桌子、裝土的木箱和木櫃、櫃臺、鐵牀、腳盆、和這一類東西，雜亂地塞滿了。一個兵曳着一張沙發，走到門邊，曳不進去，給門檻擋住了，爲難得洞口的含着個大麻蠅的螞蟻一樣匍匐徘徊，額上是金屬光澤的汗水，用一隻沾滿了灰的手背一抹，黑了。兩個兵滾着一個用柏油桶子改造的爐子，嘴唇向內咬着，一弓腰又一挺腰，要使自己長得更高的樣子，一聲「嗨啣！」沉重的柏油桶子滾動一步。

幾個休息的兵在地上蹲着或者坐着，二等兵彭輝口中含着一枝奢侈的白金龍烟，並不吸。他們在談着日本兵。

「真的，他們底話和我們一個樣：『報告連長！報告連長！』」

戰爭一開始，梅墨法就聽說敵人底言語和自己底相同。他不相信，他以爲那祇是弟兄們底神經過敏；他想，敵人或者能够說中國話，但是那祇限於少數的支那通之流。他就斥爲

謠言。但是，經過了幾天，人人都這樣說了，處處都這樣說了，他自己也終於在笑人底愚妄裏讀到了情報，正面的敵人裏有偽軍張海鵬部。現在，他又聽見了這樣的話，覺得頭痛。

一些人卻幫助敵人來打自己底兄弟，會那樣，政治問題不第一位地提出，真不懂；軍事底價值是小得很的啊。想：「這又是政治問題了！中國人是這樣沒有政治認識……那末，我們一根木頭，一鍬土地做工又有什麼意思呢？」他故意不停止，走了過去。一看，七八間房屋都給東西堆得烏黑了。

他自己看得也疲勞了，弟兄們做工的姿態更是綿軟的，他下了命令：休息十分鐘。

個個人都是烏黑的，一身灰，像鐵匠，像從老屋的蛛網中走出來的捉迷藏的頑童。一休息下來人就哇啦哇啦有精神，叫囂起來了：

「排長！排長！排長！爲什麼我們守陣地別連不幫我們做工事，我們當預備隊總要給別人做工呢？」

這不平的噉聲一響，人羣沸騰了。這裏的話很難說。他也爲此憤怒過，做工努力的老是做工，弟兄們日夜得不到休息，過度的勞作會使他們消沉怨恨，什麼也不賣力氣，也要影響

戰團力。說做三天休息一天，說徵發到五百根木頭就休息，說夜裏做工白天休息，說預備隊以休養爲主，說弟兄們以後可以有休息了，以後做工有合理的分配了，說白天絕對不做工，危險太大……可是工作永遠是不斷的，和刑罰的鞭子一樣。人把殉道的血染紅自己底符號邊邊；把人底汗換取主官底點頭——並非必要。他到底應該怎樣說呢。他不能夠不代表弟兄們，體諒弟兄們，但是他不能夠把弟兄底情感的火吹得更猛烈，那會影響戰爭。他反祇有用軟性的壓制和欺哄。他立住了，猶豫謹慎地用門齒咬下乾枯的唇皮底一片來。他雖然憤怒像火，但是他不敢露出火來給弟兄們看。

「但是我們這工，」他舉起一個手指來，傳教士說到天帝的姿勢，皺着眉。「並不是給『他們』做的，是給國家做來打敵人的。有一天我們換了防來還會自己利用牠呢。怨什麼呢。多做一點工就是對抗日多盡了一點力，你們不願意？」

「排長！彭輝叫了起來：「我們願意做工，但是要大家都來做，守陣地的怎麼不做，不能夠老要我們做，我們死也願意，還怕做工麼！」

排長祇有輕輕地在鼻孔中「哼」避了開去。

營長易瑾來查工事，後面跟來新近晉級中尉的王佳壽，諂媚而恐懼地聽一句話應一聲。走了過去。但是不久他們又走了回來，易瑾腳一頓，脫下頭上的鋼盔來，頭髮被壓得凌亂。「誰教你們休息！」

大家立起來，立正，不動。

「誰誰？」他用湖北音的普通話急躁地問，面色通紅。「找你們排長來——混——蛋！」

梅墨法走來，立正，舉手敬禮。

「你看，你底弟兄坐了談天！你看，幾間房子的工都沒有做好！那你來幹什麼？」手指惡毒地指着梅墨法。「那你還是睡覺好了，回家去好了。告訴你，這是戰場上，你不做工，不努力，我就以作戰不力論罪，小心！戰場上要殺就殺！沒有客氣，看你今天弄不弄好！」

易瑾像一隻吐綬雞一樣用憤怒的架子走了去。梅墨法看見王佳壽那麼回過頭來老鼠一樣看了他一眼，有得意之色。

大家都憤怒起來，有把手中的工作器具「噹啷」地摔得很遠的，有沉重地坐下地去拱着像豬的嘴的，有用破嗓子大罵生殖器的，有歎氣的，有說「排長！排長！我們不幹」的。

他要哭。他受盡了委屈，像一把刀，人拿了牠來做裝飾品，被賞戴在鎗鏢鏢裏，沒有吃過死仇底血，現在人又說牠不是好刀，說牠不是好鐵，是小賤挖鑿洞的東西。他心中憤怒和憂鬱纏繞着，什麼時候也沒有這麼劇烈，有吃了一大碗熱熱的酸辣湯的滋味。自己是爲什麼才到軍隊裏來的？自己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但是人卻不分黑白。差不多要當漢奸看，要殺頭——真死了，倒不莫名其妙？他閉了一眼，咬緊嘴唇，忍住了淚和激動。他抱着的兩臂絞得更緊，不卽把自己底胸廓絞碎。但是他却堅強地做一個手式，制止弟兄們，用低沉得深谷中的流水一樣的聲音說道：

「不！弟兄們！人家怎樣說我也不管。我們祇問自己在抗戰裏，在良心裏做了多少工作。不，弟兄們！我們現在再開始做。——」

但是，弟兄們還是叫着：

「排長！你怕什麼——看他殺得光麼！」

「不，排長！要殺我們大家同殺好了！」

下午八點鐘得到命令：第一營攻擊「三十八號。」

天天在挨打裏過日子，不死不活。這攻擊的命令却一下把人弄興奮了。人跑來跑去。在夜黑和星光裏輕快地向前走，梅墨法夾在裏面，這彷彿一條春江，用音樂的微聲，活潑而新鮮地，流走在夜風的原野裏。

一營人集結在金城煉瓦公司前的空地上等候着開始攻擊的命令。梅墨法回想着營長底話和他底攻擊部署：「第二連第一層包圍線，第三連第二層包圍線，第一連第三層包圍線。我有把握！」

「今天麼，我要試試我自己。」他暗暗得意。

團長吳求劍來看隊伍，人看不見，祇聽見他愉快地飄揚在夜色中的湖北語音。

但是一個鐘頭，兩個鐘頭，直到第二天底上午三點鐘，人已經困倦，有從瞌睡中一醒下來措措眼角問「攻擊了麼」的，却忽然來了命令，改爲明晚攻擊。

可是第二天仍舊沒有攻擊，士兵們都罵了。說是等重砲呢。

可是這以後第五百二十三團就沒有過攻擊。敵人也祇在倫敦路上用小部隊來試探

了一次，打死了七、八個，屍體給拖了回去。

每天是轟炸，一天三次定期的礮擊，每天是火，每天是做工，是吃，睡，偶然有幾次換防。

人民留在閘北的少於晨星。有兩個是捨不得家的老太婆，住在礮聲和池塘一樣的彈痕裏，生活在破壞的建築堆裏。

*

一排人在青雲路上住了一星期的樣子，因為連又調為預備隊，住到寶通路上一幢紳士氣味的小紅洋樓裏來。右面就是燭髓一樣的東方圖書館。

排長梅墨法，一走進一個房間就立住了。這房間底淡黃的牆壁給礮彈打出一個大洞，碎磚細泥鋪了一地，還有一些彈片，一張月夜的湖邊的垂柳顏色的沙發打爛在一邊。三尺以外，一座鋼琴。小圓桌上，一瓶美麗的孔雀尾羽，和一些乾萎碎落的花。一張油畫掛在弧頂的玻璃窗的對面。此外是凌亂的東西，給士兵們「發洋財」過的老樣子。門邊和門外是絆脚的一些半新的高跟鞋，銀色的、肉色的、黑色的、漆皮的、彫刻的，有十八、九雙之多，同一的脚寸。還有一本德文書散亂在地上。

他手抱在胸上立了一會，拖過一張凳子來坐。輕輕地打開鋼琴蓋子，接着按捺起來，音鍵跳出淒厲的聲音來：

『……家成灰，

親慕生春草。

我弟、妹，

流落他鄉。』

一個兵悄悄地走到他底背後來立着，他不覺得。

*

開北，真是守勢的開北呀。

一連人在宋公園路上做了四天工，撬去地板，掘去水泥走廊，從這家打通到那家地打通牆壁，利用建築物挖成了一條一百多公尺長的散兵壕，做了一些槍眼。

一排人給調到民生路，仍舊是做工。

太陽已經低落，九班班長，中士應得標，像疲倦了的旅行的人拖着手杖一樣手中拖着

圓鋤「嗤啾嗤啾」發響，額上是烏黑而微亮的半乾的汗水，口中咬着半枝紙烟，軍衣祇穿了一個袖子那麼披在背上，另一隻手臂上白到變成烏黑的襯衣袖子高捲着，一走進門來就立正了，取下了烟，很爲難地向梅墨法報告：

「報告排長！這個！這個防禦戰車壕今天無論如何做不了的，請你請你——沒辦法！」坐着的梅墨法立了起來，苦笑笑。受領了任務，他就計算了，這需要多少「人時」，「八公尺寬，二公尺深，十公尺長，除土量一百六十立方公尺。平均每人每小時除土半個立方公尺，一夜的工作時間以十小時計算，加上白天所做的，三十個人以三分之一輪流休息，換班，到明天，明天應該可以完成的。但是，他知道，這雖然已經是退後一步的估計，問題仍舊是有的，現在問題果然來了。

「怎樣？」他斜看了一眼他底班長，用右手手背擦擦下巴上的鬍子。「才開始做就說這樣的話？」

「排長！應得標把圓鋤柄子靠在桌腿上。」開山一樣呢！大十字鎬又祇八班有；連大帶小是四把。圖鋤挖斷了兩把，有雄用。十字鎬一下去都是火，一動也不動，鐵的，還是他媽山

好關一點排長！你不相信你去看？他愛排長，但是他到了這種地方，排長不相信本排的人，不爽快，不放鬆一點，他是十分生氣的。

「那末，已經挖了多少呢？——我剛才在連長那裏……」

「最多不過十生的。」

這使他吃驚了，兩小時工作，「十生的！」

「怎樣，『多流汗少流血』呢！」他自然不相信，以為又鬧怠工，憤怒和憎恨使他紅了燃燒的臉。

「我說十生的，還說的太多。」應得標絕叫起來，用眼白望着排長。「弟兄們沒一個不流汗，並不是不流汗，衣服全打溼。路硬，鐵的。哪裏是不努力？排長你看，那一個身上還有乾衣服？這個衣服一件一件全像河裏撈來的。」

「說得好聽吧。」

「排長！誰不流汗誰就是漢奸，排長你可以不要客氣槍斃他！誰來欺騙你排長。」應得標做着手式，賭咒的聲氣和臉色，到這地步排長還懷疑，他祇有做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樣子，

歎口氣。

「唔，」他皺了眉頭踱起來。「但是剛才連長又說過，」他怨恨地想起來連長聖義那一張一下兇暴一下含笑的蝗蟲一樣的臉。「他說：今天夜裏非做好不行，命令……我也頭痛！」他把一隻手按在額頭上。「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除掉要大家多努力做一點？」

應得標諒解了，他看了排長軟弱的樣子就聲音低了。「命令自然應該服從，這個這個做不到也實在沒有辦法呀。」雖然他口中這樣說，手已經摸起靠在桌腿上的圓鐵來，預備再去做工了。

「那末，我們去看看。」梅墨法黑着臉。

到了永和實業公司前面，那裏是那條一條黑色道路，鋪裝用煤屑、沙，似乎還拌了水泥，多少年給載重汽車壓得一眼看就知道那是相當結實的。弟兄們底衣服果然全溼的，貼在皮肉上映出肉紅來。一個穿白襯衣的身上全是灰土和汗水染成的灰黑，一臉黑斑，黑汗一條一條儘往下淌，眉毛上凝了大汗珠，張着口，十字鎊一着地，口中一聲沉重的喘息，地上一朵火花。兩個完全脫去大衣，背上的汗水在斜陽裏特別發亮，其中一個彎了腰用右腳踢力

踏着大圓鋤底邊緣，另一個相反是『左前』的姿勢，圓鋤刃部一下去一樣還沒有踏入地裏兩公分。一個名叫黃成章的，出名的懶鬼，背靠在一家人家底門上，閉眼張口地，疲勞得狼狽樣子。

梅墨法，他接過一個人手中的大十鎊來，要自己試一試。他那樣一口氣掘着，才掘了這麼二十幾下，他底心突突地跳得發聲了，他底臉尤其是兩耳發紅了，喘息粗魯起來，揮動着的兩枝手臂震得酸漲，手掌磨擦得辣辣地好痛，背上、臉上全出了熱汗。但是他自己的成績，雖然賣力，一樣可憐，不到十公分深，才飯碗大一個小洞，除土比桌子上的積灰不會更多。他又憤怒了，把手裏的工作器具重重地擲在地上，兩拳又在腰上。

「這樣子！一星期也沒希望！」

「排長！」一個臉尖長的兵一面抹額角和頰上的汗一面直起腰來，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怎麼辦呢，可不可以請排長再去報告連長一下？」

「報告他？報告會有用？」他發了牢騷。「上面祇知道一張嘴巴一個命令——下了命令他就盡了責任了。誰還來管你？」他忽然這樣想，這樣的抗戰他是真不應該參加的。但是

他口中的又吐出洪壯的大聲，又說了這樣的話：「弟兄們！大家努力幹吧。多說什麼廢話呢。我屢次對你們說，這工是給自己做的，是給國家做的啊！大家再多流一點汗，我們大家來來！」他又從一個休息的人手守取了一件工作器具。頭痛：這事情真是要命的。

弟兄們都應和起來：

「幹哪！」

「幹就幹哪！」

「幹個屁！」其中一個兵這樣恨恨地說，但是他手中的十字鎗已經高舉在頭上。「打過去就是，要防禦戰車壕要工事個屁！」

「釘釘突突！」一陣工作器具聲，一陣灰土從地面挖了起來把一羣人底動作籠罩着，變成朦朧的影子，一朵一朵更紅的火花。

可是這情形並不持久。開始是挨近他的一等兵陳中元，一面挖土一面向他訴苦：

「啊……排長！這圓鋸這樣使不得勁！挖鬆土一個立射散兵坑也都挖成了……排長！爲什麼老是做工不打呢？……排長！你看，這土，喀，喀，這樣硬……」

有一條汗水流入梅墨法底口中，鹹的。他吐掉汗，答道：「怎樣，這就是打呀。」他心中空虛，口頭強辯奪理。

「這算不得打的，排長！我說——這個算受洋罪！」

另一個兵插入說道：「倒不怕做工。老老實實說要做，哪個敢不做？說『明天休息』，『明天休息』，當官的，爲什麼老是欺騙人？不公開？」汗水一滴一滴從頭上滴下去，落在鬆土上，一分錢大地一點黑的，一滴又一滴……

「唉！他長歎了。」倒不是他們要欺騙人，他們沒腦筋。「他停止挖掘，有一滴汗水落入眼中，辛澀得不好受，那麼眨了眨眼。「這情形，排長最難做，又是個官，又得給弟兄們說話。」

「就是氣人！」一個細長的兵吐一口口水在右手掌裏，兩個手掌彼此相搓一下，拿起剛放下的大十字鎗底柄子來。「昨天做，今天做，白天做，晚黑做——就是明天再有十個防禦戰車壕我也不怕——哼！——」又在手掌上吐一口口水。「就是說話不作算，當官的說話就是命令，說要殺頭就要殺頭，說休息休息，說了不給休息，把當兵的把弟兄們當牛，當機器——機器也要加加油！」大十字鎗不斷地打在地上，踢出不斷的灰和火。

「那末，就算給我排長做的吧，弟兄們！排長再請大家打個牙祭。」梅墨法想不出辦法，又憤怒又焦急，又覺得太苦了弟兄，又怕弟兄們做『牧羊工』用最軟弱的聲音說了這樣的話，完全不像一個威武的指揮官了。

「來啊！一些雜亂的歡呼。」

「我說，」七班班長中士蔣光錫一面做工一面扭過頸子來望着梅墨法說道：「排長！光是你打氣，有什麼用呢。」他有一種可憐梅墨法的意思，但是他底表情，那微翹的唇和一瞬的眼，卻是多少帶點怨意的。

他還沒有回答，那細長的一等兵夏廣裕搶着說道：「不是排長，昨天晚黑我就不做，做的是龜孫！你相信吧。」

「並不是要肉吃。」踏了一下圓鍬。「要做的時候沒肉吃也做……」又踏了一下圓鍬。「不痛快——肉吃了——」又踏了圓鍬。「也沒味。不是『抗日』，『抗日』，」又踏了圓鍬，並且用槓桿撬大石頭那樣把圓鍬撬了一下。「排長！你也留不住我……」又踏了圓鍬，又接連撬了四下，圓鍬嵌進土不過三、四公分。「誰願意再受洋罪？」又踏了兩

下圓鍬

「排長！蔣光錫又叫他：『你這樣做個扁排長幹什麼事情不好做，像你有學問……』」

「不要說這種話。」他連忙制止蔣光錫，手中的圓鍬在地上，內心湧起羞愧的不安，雖然他底班長底話並不是諷刺。「我當這個排長也當不像，我旁的做什麼——『抗日』」

「抗日，」平日希望這一天，到了「抗日」輪到了頭上，卻又想旁的說人家自己多流一點汗，就天翻地覆了不得？——我倒真不配做排長，尤其是一個抗日的排長，但是我有什麼好辦法，中國人就祇有我這樣的軍官。我倒真擔憂。我早已想過了……」他一面說話，一面挖着土，現在，他把再踏不進土去的圓鍬，拿了牠底柄子，左右搖動着。

「排長！唉！這天下哪一個不渾蛋？在抗日的時候還特別渾蛋！譬如到今天，連長又要扣什麼米錢；我們不是說吃的『官米』麼？」

「所以真恨！」把工作器具重重地在地面上拍打一下。

「恨麼？」他也憤恨。有的時候他還打算站在弟兄們底利益上轟連長。但是這是要壞大局的，在前線上，因此，他反慌忙地捉住這個機會，用政治手段移轉着弟兄們底視線。「要

恨我們先得恨日本帝國主義。」他又停止工作。「沒有牠，他們沒法要我們做牛做馬的。牠們配！所以我們第一先來抗日——抗完了再算賬……來！努力吧！再努力些吧，來啊！」

「可是排長！無論如何這個這個這工今天這個一定做不成！」好久不說話了的應得，又焦急起來，灰色的臉又塗上了幾層灰黑的汗水。

「我知道。」

「怎麼辦呢！這個……」

「大家盡力做就是。到明天天亮，我排長負責。」

「那營長又要殺排長底頭了！」

「殺也由他。祇要大家真正流了汗，我有什麼話好說。我已經親眼看見大家這樣流了

汗——」

「狗屎營長！他媽『天上九頭鳥』營長！他就曉得拍團長馬屁——他媽像和尚！」

個兵大罵起來，但是手中的工作並沒有放鬆。

「罵什麼！」他吆喝着。

「哈哈嚇哈！」段清生笑得聲音遼闊。

一個連部傳令兵跑了來，立正。

「報告排長！連長說的，每排到後方團部去領三百麻包。」

「你看我在做工呢。」他愕然了。

「營長底電話。」

「又是『後方團部』！」他又生了氣，咕嚕起來。「一來一去十里路——好！各班……」他到這個時候才注意到做工的人數上來，他以為可以有三十個人的，現在卻祇有二十多個。他又大怒了，搔搔頭皮，汗水成爲細粒落在肩上、鼻上。他威稜地望了大家一眼。從褲袋中抽出一方白手帕來，沒頭沒臉擦着，手帕立刻污黑了。

「怎麼！七班祇有這幾個！」

「是的……」

「怎樣！兩個哨兵，以外還有什麼？」

「何凱打擺子，楊金山出羊毛疔，杜得明帶班，三個；還，還有那個新兵給連長去修掩蔽

部了……」

他氣得發跳，揮了揮手，大聲說道：「這怎麼行！十三個人剩七個人這樣少，工作器具不
够用，還要派勤務派勤務！每班去三個人——拿不動想法挑。七班班長你帶他們去。去！去！
去！天曉得！」有一句話在肚裏沒有說出來，「這排長我幹不了！」

這樣，祇剩下來十多個人，仍舊「釘突，鑄突，」仍舊是火花和灰土。

天一下就灰色了，祇有西方的一角天空是明亮的銀綠色的。忽然，有了發動機聲，他連
忙抬起頭來，一看，那是一小隊敵機，黑色，剪影一樣，那麼投下一個紅色信號彈來，燦爛得像
日光中陳設的珊瑚，接着又是一個。

「完全掩蔽！」

他發了口令。弟兄們全躲進街道兩側的房屋裏去，不得不中止做工。

又是一個綠信號彈，又是一個白的，又是一個紅的……這一小隊敵機由西飛來，飛過
頭上去了。但是後面又來了一小隊，又是一小隊，又是紅、綠信號彈……遠處，還有急降投彈
的飛機底吼叫和沉悶的爆炸聲。

「這工要什麼時候才做得成呢！」

一分鐘在他就像一年，甚至比一年更值得寶貴。他原來沒有一天不發怒，不憂愁，到這樣的時候更特別憤怒和憂鬱。這強迫停工，使他冒險在白天趕做這麼一點工的企圖都受了打擊，他恨極了，他用要冒火的眼直望着那些黑色的飛行魔鬼。

吃了飯，他們繼續做工。時間已經近八點鐘，天上沒有一顆星，夜色是純黑的。敵人砲兵忽然隆隆起來，砲彈在頭上嘶叫着急速地飛過，落在後面什麼地方，聽來並不遠，炸了，一砲又一砲，四十幾砲：

「轟——」

「轟！轟！轟——轟——」

「轟鐘——」

在濃黑的夜景裏，火花更紅藍得美麗，像從地裏迸出一朵奇蹟的牽牛花。

半夜，他們還是在努力。

人那麼沉默着，幽靈一樣，像忘了世界上有語言存在，或者一下全喪失了言語的機能，

沉默得使空氣也難堪，聽見呼吸。祇有工作器具發出律動的繁響，但是土地仍舊是那麽生硬的。

在工作裏，黎明很快就到了，人擦擦兩眼，不敢馬上相信，但是黎明已經到了。

人全疲倦了，工作着像打太極拳的樣子，不是做「牧羊工」而是軀體已經被壓榨得成爲沒有內容的東西之故。力量支付光了，一起一落的工作器具聲間息響着，零碎的火光無光彩地冒着，要消失了。——地上除土不多，積土也不過五、六十公分高。

梅墨法跑去又跑來，傳令兵跑來又跑去，從半夜交涉起，結果，連部命令來了，說：團部方面的交涉已經辦好，明天派工兵來爆破。——天色是也早已到了不能夠再做工了的，那麽新鮮的一大片明亮了。

梅墨法，他才坐在牀沿上，打了一個長長的舒適的呵欠，兩腮微酸，在脫着第一隻皮鞋。一陣急迫的脚步聲，一下連部底傳令兵鑽進門來，鞠躬，把一張字條遞給他。是連長底命令：「……各排徵集粗二十生的，長四米達以上之圓木三百根，……限本日午後七時以

前繳送團部……」

他脫下半隻皮鞋來就停止了。他一接到命令心就一抖，接着，又重重地咬了一口牙齒。他想：什麼地方有木材呢？——鋸電桿？那末，一排人祇有一把摺鋸適用。每根電桿假使可以截成三段，一百根就得鋸三至四公里的路。又是白天……

他喃喃地罵起來，手在桌子上拍了兩下。「我又不是……變戲法的！真變戲法也得先預備好東西……」他歎了一大聲長氣。「唉……」接着苦着臉想道：「弟兄們就真是牛，也得想到戰鬥力……」他仍舊把半隻皮鞋穿上了，一面向連部底傳令兵點點頭，一面高叫他自己的傳令兵，用暴君的聲音：

「胡春樵去傳各班……」

民生路附近一部份工事是這樣造成的。

開北底工事是這樣造成的。

*

命令沒有下來以前，人咒詛防禦態勢像咒詛仇人，期待攻擊像期待柳陰裏的幽會；到命令一下來，人心也就去掉蓋子的一瓶汽水一樣寧靜了，起一陣泡沫以後，命令是不可違

抗的，倔強有什麼用，也不可改變，失望徒然毀了自己。雖然不是明文的防禦命令，左一個命令，要與陣地共存亡，放棄一寸土地的處死刑，右一個命令，要加強工事，那也就够了。

這樣，做工又做工，開北建築起了一道新的長城，嚴密得連出擊的路都不留一條。

夜夜的汽車聲，不久，第一線後面就出現了托齊卡；並且一天一天繁殖着，到後來每一條道路上都有幾個，一層一層，縱深直發展到蒙古路、四行倉庫，假使道路是棋底線條，那托齊卡就是棋子了。

這樣，第五百二十三團正面上是平靜了，不，整個開北是平靜了。

兵士聚在一起賭錢，吵架。或者吃飽了飯，穿着「老百姓」衣服睡三、五鐘頭覺，周圍浪費地燃點着從永和實業公司拿來的嫦娥牌蚊香，普通燃點七、八盤，最多的有燃點十七盤的，弄得一房屋全是繚繞的烟，外面礮聲再響也不醒，震動的房屋正好做夢裏的搖籃。

這樣，敵人大量地消耗牠底軍火，一天到晚的飛機，一天三、四次的礮擊……

這樣我們一天死了一個人，一天傷三、四個人，犧牲真是最少。也支持戰局得最長久。

祇有廢歷中秋的月夜，第五百二十四團正面上第五百二十八團有一次企圖奪回來。

東寶興路上的印度教堂的前進陣地的攻擊，七分鐘，我們發射一千多礮，犧牲一營多人。左翼江灣也不寂寞。

祇有我們底空軍常常給敵人夜襲，差不多每夜都可以看見讀武俠小說的人認為牠是『劍光』的探照燈光，美麗的紅色曳光彈魚吹水泡一樣一串串浮上幽黑的天空。十六、七天以後，有閩北底撤退，有『八百壯士』。

一九三八，二。衡山，師古橋。

斜交遭遇戰

從遭遇戰底原則展開，現在，以「斜交遭遇戰」作爲題目論爭着，是一個新的戰術問題，室中激蕩着雜亂的大聲，像日落的時候的樹林裏全是鳥聲一樣，那樣興奮，甚至暴烈。這是一種不期而遇的遭遇，兩方都在運動狀態裏對於敵人自然發展作一翼的或者兩翼的包圍，換一句話說，兩方都把縱隊底側面，以不利的地位，向敵人底襲擊和攻擊暴露着，要怎樣把握時機變換正面和怎樣控置強大而機動的預備隊，是這個新的戰術問題底焦點，是論爭底焦點。

有人說了下面的故事。

「討論是展開了。但是結論呢……好吧，讓我說一個故事，靜下來吧，這樣的故事，不會

比吵嚷壞的。不好的結論，還是好的故事對於我們有益。

「那是一個黃昏。開始我們底隊伍是在一些枯林裏，月光是暗黃色的，低低地凝住在地平線上，把枯林照作剛硬的濃毛，使我們彷彿走在甚麼野獸底背脊上。我們附近枯林並不稠密，但是牠是走不完的一片，黑毛，那樣的黑毛！像我們沒有走什麼，祇是象皮上的虱子一樣，在黑毛裏停止着。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到什麼地方去的，甚至不知道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眼是朦朧的，脚惰性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偶然，一羣烏鴉從樹枝上飛起，飛過頭上的翼子發出風聲，人才意識着是在行軍，退卻，他是清醒了。但是到看見了那些黑點紛然投入混茫的月光以後，或者，他向前面茫然凝望，看見隊伍在枯林裏向渾圓的月前進，鋼盔底輪廓上勾畫着一種輕的絨毛光，流水一樣發出暗暗的波動，那是沒有什麼聲音的黑影一樣，彷彿他們就要走到月邊了。而向後面看呢，又是剛硬的濃毛向天的枯林，又是蜿蜒不盡的隊伍，又是給月光所溶解的，近於空虛的夜色。於是，他底眼，朦朧起來，腿又粗大起來，心又沉入疲勞的小睡，讓月光照着下巴和鼻子。

「我們渡過了一條沙河，通過了一些村落，以後又走在那樣的枯林裏，那多數是聚林。

「我們是一個團底殘部，由一個連長領導着，從保定底不利的戰鬪裏撤退下來，敵人底騎兵帶着雲霧一樣的塵土向我們底背脊追逐，偵察機烏鴉一樣在我們底頭上盤旋，用機關槍掃射。我們，剩下來的二百多人，爲了避免犧牲，脫離了平漢鐵路，在凍硬的鄉村路上，在遼闊的原野上，用強行軍，用急行軍，用夜行軍，向南方，走了又走，沒有休息，經過五天，人底眼發出憤怒的紅光，深凹着，頰固執地凸出，鞋底粉碎，脚跟破裂，流着紅血。向南方，我們走了又走，我們把倒地而死的人用圓鋤挖來的土塊亂七八糟蓋了一半，把病倒的和傷的剩在無人的樹林裏，落伍的遺棄在暮色蒼茫的道路上，我們沒有更好的方法，而我們又急於和大軍會合。向南方，我們走着，那是因爲中國底政府是在南方，中國底主力軍是在南方，而北方的軍隊又全是向南方撤退的，並不是有什麼退卻命令，並不是有什麼一定的集合的，收容的或者轉進的地點，野鹿底狂奔一樣，完全是盲動的，衝動的，本能的，但是，河水一樣，雖然牠有着曲折，是有一定的方向的。向南方，我們走着又走着，每一個人底攜帶着五十斤以上的東西：步騎槍或者輕機關槍，圍繞和沉落在腰上的子彈帶，用灰布帶子掛在胸上的手榴彈，繫結着乾黃泥土的工作器具，水壺，乾糧袋，諸如此類，由於命令，也由於經驗，每個人還

帶了四斤的大米和一斤半的鹽。理論上，一個士兵所攜帶的，是不能够超過他底體重底三分之一的。是這樣的隊伍，說我們是走着吧，我們是睡着，說我們睡着吧，我們又走着。我們開始還有唱的和笑的，以後就沒有了，祇有咒詛和咆哮了，搖着拳頭向在樹林邊低飛的偵察機發出咬住牙齒的咒詛，噴着口水向踏痛了腳跟的後面的伙伴發出沒有感情的咆哮，以後這又沒有了；以後偶然有一聲歎息，那是把心底疲勞吐出來的，或者是一聲呻吟，那是最微弱的聲音，結果是什麼也沒有，變作沉默，祇有沉默，沉默地前進，沉默地看人，沉默地一面走一面咬一小口乾硬枯燥的饅頭。隊伍，沉默到近於嚴肅，不，近於死寂。於是，剩下來的是刺刀在鞘中的不安靜的細語，祇是皮帶在肩膀上和腰上的磨擦的呻吟，祇是脚步在土上的笨拙而急促的踐踏，像爬蟲在細草中蜿蜒的時候，一身的鱗甲『瑟瑟』有聲。在沉默裏，我們底脚步沉重起來，我們底上眼皮沉重起來，我們底槍枝沉重起來，我們底背包沉重起來，吃完了大米，背包底重量還是有增無減的，我們底心沉重起來，我們底夢，甚至輕鬆的夢也一下沉重起來，一切，全迅速地沉重起來，全奇怪地沉重起來，全艱難地沉重起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月光給濃雲淹沒了。這是一些大塊大塊的濃雲，緩慢地在天空裏

匍匐着，挨擠着，樣子像一羣野牛。濃雲底空隙是一種棉花纖微的暗白光，因此附近的枯林還彷彿可以辨認。但是，四面的枯林以外就是廣大的深黑，再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天，立刻大風飛颺，遠遠近近的枯林，忽然這裏忽然那裏地，在原野底遼闊裏發出呼嘯的大聲，那是淒厲的聲音，但是，又是壯大、生動的聲音，彷彿我們底脚下的野獸底背脊要開始跳躍，牠要逆着大風向天底邊緣疾馳，這大風，推動着隊伍底背脊使牠立不住腳，把粗大的沙子刺痛我們底後頸和耳朵，翻開我們底衣襟來，灌進寒冷去，蒙住我們底眼，使我們走入帶一點黃暈的黑霧裏。」

「連長，那是一個和我們同樣年青的人物。他是第六連底，而我是第三連底排長，我們並不相識，但是我是受他指揮的。從士兵底口中，我知道了他，他愛賭博，把公費輸掉了，把允許太太的贈物輸掉了，甚至把太太底柔嫩的手指在野蠻的搶劫裏折傷了，搶劫了金飾，自然也輸掉了，把太太氣得逃走，他還是賭他自己底，所以人把他叫作李三光，那是說他「人不光不走，錢不光不走，天不光不走。」但是，士兵底餉尾、伙食尾、草鞋費，他從來沒有壓扣過，裏濟公開，他說：「公費是給我連長的，你不管我割大肉喂狗，不管我把牠吞到肚子裏。」

去，不管我買棺材睡覺，你們管不着。你們底錢，那是你們底，清清楚楚，楚河漢界，我連長夢也不想，一根屌毛也不要。」……他底打仗，和他底賭博相似，勇猛，孤注一擲，甚至無賴。當月光在枯林裏照着的時候，他是走在我底前面的，那是一個瘦小的背影，背着三枝步騎槍，走一步，長方的圖囊在屁股上晃動一下，拍拍，拍啦……地發響。雖然大風震撼着我，我底眼又閉合了，驚醒的時候，覺得有一條冷膩的口涎掛在唇角上，而他在我底左後方罵人。

「——一百四！三百八，四百六我們也走，你不要來倒中國兵底楣——」

「我看不出來，他是在罵誰呢。一天走一百五、六十里路，鐵的骨頭，也沒法支持。我也想倒在地上睡個痛快呢，到敵人來了再說。我底脚磨起了八個水泡，三個乾軟了，左脚跟上的那個最大的磨破了，彷彿道路上撒滿了針、釘子、破玻璃那樣的東西，走一步刺痛一下。而我們沒有時間洗脚。這是誰都一樣的。我是爲了我底責任，我是個排長，我應該要起模範作用的，因此我們彷彿是一個英雄，大步大步地走在枯林裏，這是天知道的事。其實，我祇有咬着牙齒，祇有閉緊了口像一個啞子，刺痛得我要出汗。」

「真的，你們相信麼，一個人在走的時候會睡，在睡的時候會走？就是這個樣子。假使，一

個人綁腿散了，走到路邊去整理服裝，那他是不会來趕隊伍了的，他在青碧的天色下發出濃馱了，而手中拿着捲了一半的綁腿。去大便的人也不会回來的，他底頭就倒在他底大便旁邊。人怎樣疲勞要睡，祇有呼叱和拳頭可以使他前進，一隻壞性格的馬一樣。人是在艱苦裏，連自己對自己都是暴烈的，脚痛的時候，會用另一隻脚去踐踏牠，何況是對於士兵，何況是對於官長，罵的還是罵，睡的還是睡。

「第二次，我又是給他底咆哮驚醒的。這次他又走到前面去了。他像一隻看護羊羣的狗，在羊羣外面繞着圈子，向一天的大風吠叫不住。

「——你好大面子，『一張紙畫一個鼻子！』你不要『武大郎讀祭文，』『啐嚙嚙，看揍不揍你！』你怕行軍，你去當日本兵吧，有汽車你坐……

「就在這個時候，在無光的枯林前面，在出沒於大風的黃暈裏的濃雲所低拂的原野上，閃電一樣的乳白光飛舞着，一條，三條，八條，無數的，無數的啊……

「隊伍機警地停止了，自動臥倒在枯林裏，有的人立刻發出鼾聲。

「我們是從東北向西南走，而敵人是從北向南走。

「我們和敵人遭遇了！」

「從敵人底長徑看，大概是一個大隊。人聲，馬聲，車輪聲，混雜的一片。那是糧秣輜重，或者是彈藥輜重吧。他們，從遠處蜿蜒而來，像一種昆蟲。人祇看見幾百條手燈光在天空上照耀不定，把灰黑的大風沙也映得晶瑩如清水，那彷彿是這個昆蟲身上的毒毛，可以一根一根地給他計算數目，但是牠一下變作溟濛的光了，太陽沉落在晚霧裏的樣子。祇是人在叫罵，祇是驢馬在嘶鳴，祇是車輪在軋礫，沒有祕密，沒有靜肅……」

「——啞得啞得啞——得……（下面，給大風吹走了。）」

「——啞嗎嘶……啊答……（給大風吹來的清楚的字。）」

「——杭……啞噢，啞噢，啞噢，唔……（這聲音給大風吹得搖曳不定。）」

「——啞……嚇，嚇，嚇……（一下變作隱約的呼聲了。）」

「——礫勒骨碌，礫勒骨碌，礫勒骨碌，礫勒骨碌……」

「我們有三條路可走，退回去，衝過去，或者打！」

「但是，退回去是死路，衝過去吧，給敵人發現了那就完了；等他們過去以後再走吧，知

道後面還有敵人沒有呢，一發現了敵人，那就難說了。打吧，我們底兵力太少，而且，這是這樣疲勞不堪的部隊，戰鬥力是有限得很的，不打則已，一打起來一定兵心渙散的。什麼都難。人要的是睡覺，不是打仗。那個時候我把背脊靠在樹幹上，因為我需要休息，休息了再說。我聽了一聽，這個枯林裏，當大風吹過以後，祇聽見一片沉酣的鼻息，像深秋的原野上的鳴蟲，這裏那裏地彼此應和着，士兵們多數是熟睡了，一個人呼吸着「咯，咯，……」的痰聲。

「我正遲疑不決，忽然，一個黑影走到我底面前來，說道：

「——你把這些狗肉的弄醒來呀！（那是發怒的半啞的聲音。）敵人到了還睡大覺，

……你有多少輕機關槍？

「——八挺。（我連忙立正了。這個人是李三光。）

「——散開在這個『森林』裏，對那條，那條路，準備射擊，等那邊槍響。

「他走掉了。於是，我壓低了聲音呼叫着，我這一個連的人，一個一個地把他們從地上拉起來。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我底呼叫，而給我從地上拉起來的，那樣用兩隻手揉擦着眼，彷彿清醒了，當我推搖着第二個人的時候，或者輕踢着橫在槍枝邊的人的時候，他又倒在

樹根上了，他又做夢去了。每一個人都這樣，差不多，真傷腦筋。我在草地上摸來摸去，踏着槍枝，踏着人腿，我看不明白是誰。我發怒了，罵着，踢着，打着，但是他們還是不理我，還是睡，醒的很少。這是我們都知道的，祇要一停止下來，那末，這些士兵就變作石頭了，不要再想他起來了。而我自己，也接二連三在打呵欠，眼角上擠出來一滴淚水。我底憤怒是野蠻的，不管躺在地上的是眼或者是胸，祇是用脚重重地踏下去，重重地踏下去。我要踏醒士兵麼？是的，但是主要的在踏士兵的時候踏醒自己，我還那樣想睡，脚重重地踏下去卻忘記了要踏誰，踏在槍機上。而我底脚是在發痛，發酸，發木。

「這些士兵！直到槍響他們才蚱蜢一樣跳起來，去拿槍。

「這是可惜的，我們底所有的槍，沒有能夠同時開始射擊。但是，就是這兩、三挺輕機關槍的火力，他們已經够受了。我們底輕機關槍在枯林裏吼叫，敵人，人吃驚地高叫着，開始奔逃，手燈光立刻減少，以後天空變作深黑，驢馬騰躍着，舞着蹄子，跑到道路外面去，受傷的在風聲裏悲啼，車輛大聲地傾倒在道路上，車輪瘋狂地顛躍，不住地拖來曳去……

我們底輕機關槍增加了，差不多有三十挺，步騎槍也加入了，美麗的槍口火在大風裏

閃爍，是帶一點藍色的紅焰，原野在中國軍隊底戰鬥裏咆哮了，夜在中國軍隊底戰鬥裏咆哮了，大風裏的枯林在中國軍隊底戰鬥裏咆哮了。

「敵人拋棄了他們底所有的輜重，拋棄了他們底在絕望中慘叫着的小伙伴，拋棄了他們底跑散了的驢馬，雜亂地向後敗退。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但是，不久敵人開始反攻了，槍聲，火光，那樣向枯林底右翼兇惡地包圍過來。」

「我們底死傷很少。但是，假使這個戰爭進入膠着狀態，那於我們是很不利的，而我們底戰爭正是在向膠着狀態進行。」

「一個人走到我身邊來。那是李三光，在黑暗中我彷彿看見了他底梟鳥一樣有光的眼，大風吹着，他把身體縮得緊緊的。他和我說話很吃力，因為大風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底才吐出聲音來的說話奪去。」

「——你底人……這裏……包圍……我到……」

「以後風平了一些。他告訴我，我們必須在天明以前戰勝，否則那就是我們底消滅。忽然他說道：

「——老弟！你在這裏吧……你好好地掌握你底八挺輕機關槍吧。我這樣辦。我去打一個衝鋒去……」（他把一隻手親愛地搭在我底右肩上。）

「這使我吃驚了。」

「——爲什麼不派人去呢？」

「——大家全疲勞了呵。（他底回答是頹喪的，像在思索。）

「——但是你是我們底連長——」

「——連長，嚇，連長！（他底聲音又提高了。）連長就要衝鋒在前，退卻在後。躲在褲襠裏的，那是軟穢私，不是連長。（他底有光的眼彷彿盯着我底臉了。）說到打仗，不是自己動手就放不了心，就不痛快，你知道麼。」

「——那我去吧。」

「——算了吧，老弟……你去我去不是一樣？你底責任也不小。假使我——那這兩百個老遊子就得你管了。告訴你，老弟！打仗第一要打得險，第二要打得毒，『黃蜂螫人不要命的，』我就是這一句話。那才叫打仗。我是天生就的打仗的人……我早想通了，一個人，在世

界上，總是要死的，狗要死的，螞蟻也要死的，人，活到一百歲還是要死的。死不死不是話。不過，活要活得痛快，不要像是癩皮狗，死要死得乾淨，不要拖泥帶水。老弟！所以我當兵，我打仗，我賭錢——你賭不賭呢？……錢，上面印着誰底名字呢，印着李三光麼？沒有。天下的錢天下用。我贏了，我用人底錢，人贏了，人用我底錢。三塊錢、五塊錢，放在口袋裏是沒有用處的，大事做不成，小事不必做，還是輸光甘脆。但是賭總想贏錢的，沒有人願意輸，輸還賭個鬼？……輸了錢叫『啞子吃餃子』，肚裏有數，還沒有面子。老弟！我是說賭麼？……不是的。我說的是打仗。賭輸不得，打仗一樣輸不得；賭輸了要不服氣，打仗更要不服氣，你不，你就『毛廁裏的瓦片』，永世不翻身！賭要不怕剝下褲子來的，要斬斷手指來賭的，要咬得住牙齒，拚得命。這個就是打仗的道理。今天，——你不說我麼？大家都說李三光不知死活，大家都說他懂個屁！今天嚇這個今天，我要和日本兔崽子再賭一賭啦，老弟！我李三光要翻翻大本啦。不早了，嚇，你看吧！——

「他推了我底背脊一下，又走掉了，瘦小而緊縮的背影消失在餘勢未衰的枯林風裏。敵人更迫近了，像潮水迫近堤岸來的樣子。我們，敵人，彼此射擊着，猛烈地互相射擊。

「二十分鐘以後，第一枚手榴彈在敵人背後爆炸，立刻是第二枚，接着那樣一片手榴彈聲，那樣一片火紅的閃光。以後，喊殺的聲音潮水高漲的樣子湧在原野上。我們也挺着刺刀用發痛的腳飛跑着向黑暗底深處衝了出去。

「敵人抵抗着，但是他們是完全失敗了，活的逃走了，死的躺在草地上，人翻馬亂地。

「我們奪路而走。

「到天明，我才找到了李三光，他走在隊伍前面，左臂用一條灰布綁腿裹紮着，滲透了紅黑色的濃血。我問他怎樣，他彷彿恨我的樣子，右手在空中一揮，用生氣的聲音說道：

「——向南走，——休息不得，到大名……」

「那還有一百七十里！」

「這是一個故事，可以作為結論麼？——」

我寫閩北打了起來

第一，八·一二我是看牠怎樣起來的。自然，我有足够的理由來寫牠，也有這個義務。粗線條是不會錯誤的。但是，因為是在記憶中摸索，小小的移動是難免的，那也不會有什麼妨害。和畫一樣，顏色或者美麗了些，取景也有一定的角度，於寫生上這樣反更活。「真」就在這裏。要「真」並且是要痛癢相關的「真」，有別於一些隔靴搔癢的近似值的「真」，就得由我這樣的人來寫。

第二，在南昌聖類思醫院遇到唐讀勝，在長沙遇到段清生、竇凋，此外還有于雲龍和鄒忠。他們都是我那一連底人，有的還屬於我這一排，他們都是負了傷的。從他們底口中，我才知道，經過了閩北、青陽港、雨花臺諸役，和我一起上火綫的一連人，活着的也沒有受什麼傷。

的，還在原部隊裏，還在抗戰裏，僅僅祇有七個人了。那七個人是：上等兵劉慶恆、郭少玉、薛蘭雲，一等兵胡春樵、鍾鈺羣、王永昌、孫才仁。劉慶恆是經過兩次飢寒的草地，在義勇軍中混過的遼寧人，他和郭少玉現在已經升為排長了。胡春樵名為我底傳令兵，實在是我底勤務兵，現在已經升為中士班長。鍾鈺羣原來是個火伕，也是我這排底，祇有他受過一點輕傷。孫才仁是著名的『傻屌』。我所想着想着的，倒還是那些陣亡的、受傷的和逃亡的，雖然我也記念這七個人。

我這一排裏，陣亡的有：上等兵楊錫雲，他是在我下來第二天陣亡的，和一枝捷克式輕機關槍一起，給敵人底平射礮打作兩段。一等兵陳欽山，他本來是一個小老闖，卻逃出來當了兵，也死在敵人底平射礮下。一等兵梅小龍，頸子上中了一槍。下士彭大義，年青，剛強，和另一個年青而機警的人，一等兵彭輝，二等兵孫希文，在吃早餐的時候給敵人底投下彈炸得血肉橫飛。上等兵楊金山，是眼力最壞的人。上等兵鞏克有，他到南京，已經升為班長，肚子上給敵人打了一槍。一等兵張鳳祥，工作力最強，灌滿了土的麻包，他能夠搗一個，他原來是個碼頭伕。上士班長段其祥，他第一次受傷下去，回來以後代理排長，又給打死了。一等兵王鴻

鈞，生死不明。

受傷的有一等兵唐讀勝、上等兵段清生、一等兵何凱、上等兵于仁義和彭有富、一等兵夏廣裕、鍾敘羣、中士代理班長蔣光錫，他是給自己所投出去的手榴彈炸傷的，二等兵張萬盛。

逃亡的——唉！寫到這裏我祇有歎氣。假使指揮部所決定的戰術能夠高明一點，假使我是在前綫，假使連長龔義與代理連長的第一排排長孫廣山能夠不先後捲款潛逃，我相信他們是決不會開小差的，尤其是在火綫上開小差。譬如一等兵陳中元，我們向閩北進軍的時候他才從醫院回來，軟脚病還狼狽得走不得路，以後也一樣，但是我記得有一次挑奮勇隊，第一個報名的就是他。我很奇怪，問他：「你不是有病嗎？」他底答覆使我不得不寫下他底名字來，雖然我不應該讓一個有病的人去做責任最大、危險最大的事，他那樣回答我：「我有病，我才想找一個機會報答國家，報答排長。假使命大，達到了任務，我心也可以安了。否則，人總要死的，不如在這樣的時候死。」這樣的人，也開小差，我簡直怕相信！自然，逃亡並不一定退卻，或者是到更多積極性、更富刺激性的地方去，那也很難說。但是我怎麼能夠

相信呢？怎麼能够不難過呢？陳中元也開小差麼？上等兵杜得明也是很好的，一等兵尹樹民更特別勇敢，每次冒險的事我都要他去做，他如孩子愛吃糖果一樣愛做這一類事。有一次，向敵人搜索，距離敵人不過是那麼一條橫河寬。一個日本兵看見他，跑回去報告，他卻立在河邊高聲大笑，並不想到敵人可以射擊他。中士何勝榮是我最得力的一個班長，膽也並不小，我下來以後他就代理排長了。二等兵關士邦自然膽小，但是我在前綫的七十日中，沒有看見他有什麼太不成樣子的地方，我下了命令，他還是照樣做的。一等兵熊建華，能幹，有知識，抗戰底意義他比一般人明白，他也是一個不應該走的人。二等兵陳炳泉是從後方的部隊開了小差到開北來的，從湖南一直趕到上海，爲了到第一線來抗日。此外，還有上等兵陳九弟、一等兵賀見喜、謝子青、黃成章，還有一個姓張的，名字我忘掉了。

並且，看起來，還是逃亡的最多呢。

我在開北的時候，連逃亡的影子也嗅不出來。這裏，我還得特別提出來，就是開北在某一點點上說，自然是最平靜的一綫。可是飛機、大砲底糜爛，至少不會比別的地方好什麼，在這些飛機、大砲下，我們平靜地活動着，生活着，如酒後的人躺在沙發中一樣，他們並沒有發

抖，離發抖很遠很遠。

爲了紀念陣亡的弟兄，爲了紀念受傷的同志，爲了把逃亡者底影子也描畫一些下來，我寫這個。

第三，自己能够參加第一期抗戰，真是最大的幸福，並且，我從這裏向日本帝國主義發出去的子彈，是我底第一粒子彈，我在開北所流的血，是第一滴染紅祖國土地的血，而且我在開北的七十日，從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到十月二十三日，可以說是從八·一三開始的，在這裏，有我底喜悅，也有我底憤怒，爲了爲自己留個紀念，我寫這個。

第四，我現在雖然是在後方，我還想着前綫。在後方，在這麼等於休養的時間，假使不寫，像我們這些死亡綫上的人，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寫出的時候。

第五，牙齒的事醫院方面全不管，彷彿打落了牙齒祇有和血往肚子裏吞的樣子，沒奈何。杭州一丟，我沒有了家，上海南京一失，我找不到朋友，因此，貴族的牙科醫生要我自己一個人去交涉了。餉呢，一月份以來我全沒領到，我也不打算求乞了。自然我不能夠沒有牙齒，不但要吃飯，並且還打算到前綫去咬吃硬麵包之類。而我僅有一技之長，寫文章，那我就祇

胡風主編

七月文叢

(第一集)

呼吸	曹白
第七連	東平
側面	蕭軍
第一擊	S M
求愛	路翎
人生賦	楊力
受苦人	孔厥
結合	晉駝
鍛練	魯藜
她也要殺人	田間
左道樓雜文	舒蕪
論民族形式問題	胡風

叢 文 月 七
擊 一 第

作 者 亦 門
編 者 胡 風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總 經 售 羣 海 聯 合 發 行 所

上海山陰路恒豐里七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1.52
CC 3377

1/2